

桃花女阴阳斗传/不题撰人

阴阳斗异说传奇

(又名《桃花女阴阳斗传》、《桃花女斗法奇书》、《桃花女阴阳斗宝传奇》、《桃花女斗法》、《桃花女阴阳斗异传奇》) 二卷十六回 存

不题撰人。晚清诸石印本序末署“梦花主人题”。然较早刻本之刻序并无署名，且有另序一篇，别镌“裘曰修撰”。裘曰修为雍乾间人。裘序谓：“岭南陈君飞霞，自少知医，……为一书，名之曰《幼幼集》”，“君学仙好道，瓢笠洒然”。《野叟曝言》第三十二回复述此书情节：“桃花女神通广大，连周公都七颠八倒，若没有真武菩萨搭救，这性命就不能保”。盖是书于乾隆时已存传本，作者即陈飞霞耶？

道光二十八年(1848)联益堂巾箱刻本，二卷二册。黄纸封面，正中双行书题：“桃花女阴阳斗传”。“传”下无细字，两旁无线条，右首刻“周公擅卜神通卦”；左首刻“桃花破解符”，下小字“禅山”，横刻。序二。一序凡二叶，半叶八行，行十五字，末题“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二级西昌裘曰修撰”。另一序凡一叶，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末题“道光岁次戊申孟月新镌”。目录书题《新镌绣像异说阴阳斗传奇》，下梓“联益堂板”，图三叶六幅，为周公、桃花女、彭翦、石婆子、石宗铺、天香小姐像，正文书题《新镌阴阳斗异说传奇》，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光绪甲午(1894)上海书局石印本。四卷四册。背面题《绣像桃花女斗法奇书》。扉页题“光绪甲午仲春之月上海书局石印”。序一，末署“光绪甲午春正月梦花主人题”。图八叶十六幅，较刻本增任太公、蒋妈妈像二幅，回目画八幅。卷端题《绘图阴阳斗异说传奇》，半叶二十四行，行二十八字。该本凡三版，文多脱误，其光绪二十二年，民国六年两版，封面易名《绣像桃花女斗法奇书》，《绘图桃花女阴阳斗宝传奇》。又上海铸记书局巾箱石印本，四卷四册。序同上海书局本。目录书题《绘图阴阳斗异桃花女传奇》，图亦同上海书局本，唯合两像为一幅，易回目画于每册卷前。正文书题如目录，半叶十六行，行三十五字。该本文字接近刻本。上海蒋春记书局巾箱石印本，四卷四册。扉页书题《绘图桃花女斗法奇书》，无序。图二叶绣像四幅，一如上海书局本。正文书题《绘图阴阳斗异桃花女传奇》，半叶二十二行，行四十七字。

——出《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桃花女阴阳斗传

内封题“绣像阴阳斗法传”，左右栏分题“周公擅卜神通卦”、“桃花女破解压魂符”。此书传世刻本均为坊刻，最早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联益堂刊

，内封题“桃女阴阳斗传”。此外，有道光二十八年丹桂堂刻本、同治五年（1866）新刻本。刻本大致相同，惟联益堂本多了裘日修序，署“西昌裘日修撰”。裘日修乾隆四年（1739）进士，为江西新建人，官至工部尚书。刻本外，尚有光绪年间上海书局、上洋书局石印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津门储仁逊抄本，题名《阴阳斗》。元王晔作《桃花女破法嫁周公杂剧》，叙洛阳卖卦人周公（一作周恭），阴阳有准、祸福无差。一日，算定石婆婆外出经商之子石留住，该当夜三更前后身死，桃花女闻之，教以解禳之法，卒使石留住幸免于难。周公女疾之，乃聘桃花女为媳，又在迎亲途中用法术要害她的性命，为桃花女所破。两人几经斗法，周公害人不成，反险些害了自己，只得低头认输。小说较之杂剧，既坐实了它的时代背景，复增加了神话色彩。书名《阴阳斗》是为“阴阳背戾，安得不斗”，大旨在宣扬“阴阳和合”、“本性相同而已”。

序

第一回 荡魔山戒刀成形 隐朝歌贤士卖卜
第二回 通神卜判断无差 验先天死生有数
第三回 触天怒柔物降生 明道术佳人透机
第四回 石婆子求救孤儿 任佳人教施异术
第五回 传解法孝子离灾 依妙术慈母会子
第六回 还卦资母子酬恩 疑筮术主仆推详
第七回 试卜爻偶得凶信 特求救别有生机
第八回 石婆子道漏救机 桃花女泄传神咒
第九回 求搭救彭剪添寿 愤破卦周乾生嗔
第十回 骗亲事欺瞒诈就 误中计强逼联成
第十一回 恼婚姻需索聘物 请凶煞中毒施谋
第十二回 明陷阱顾图解脱 知后事先泄玄机
第十三回 邪斗正神圣无私 真赢假阴阳有准
第十四回 桃花女以法破法 周公爷图害被害
第十五回 桃花三解天罡法 周乾再布压魔谋
第十六回 困名疆阴阳斗智 识本来二圣还原
序

形不离乎影，影必依乎形，阳不背乎阴，阴必随乎阳。然形离乎影必至消亡，阳背乎阴必至乖戾。是此书名之曰《阴阳斗》，是阳背乎阴矣。阴阳背戾，阴阳安得不斗耶？虽然，所云形终不离影，阳终不背阴，是故阴阳始虽相斗，终必不背不戾也。不背不戾，是阴阳已无斗矣。阴阳无斗，是则阴阳和合矣。阴阳和合为一，又为超凡入圣之域者。阴阳既然超凡入圣，又无红尘之染

，无红尘之染，一无幻境之作矣。此为《阴阳斗》之一大结也。是为序云。时光道光岁次戊申孟冬月新镌。

第一回 荡魔山戒刀成形 隐朝歌贤士卖卜

话说三皇之世，北俱芦洲有个净乐国王，娶妻善胜夫人，怀胎一十四月，生下一位世子，乃是苍帝化身。后来长大成人，弃国修道，成了正果——在上天为玉枢掌教北极天尊；在中为荡魔无上上圣；在下为真武玄天上帝。曾在雪山修道，用戒刀剖腹洗肠，昏迷过去，把戒刀弃了。及至仙人度活时，忘收回戒刀。后至元玄洞修真，见戒刀已失，便将刀鞘留在元玄洞内，为镇国之宝。这戒刀与刀鞘俱是苍帝赐与大帝的，乃如意真宝，整整受了百年的日精月华，方才变化成形。戒刀修成了一个阳体，刀鞘修成了一个阴体。那戒刀潜形于荡魔山中修真，刀鞘就在元玄洞内养性。又至数百余年，西池王母便诏刀鞘上天，管理桃园，赐名桃花仙子。那戒刀未成正果，心怀不愤，随在荡魔山兴妖作怪。有时吐焰与日月争光，有时无故兴云作雨，致干天怒，便差天兵天将下凡，把戒刀擒上金阙，在斩妖台上处斩。多亏得道教的鼻祖太上老君，见他苦修了几千年，便在金阙讨情，带了他到兜率宫中，做了一个看卦盒的童子。他便偷看了《天罡正诀》，私自下凡。

真灵不昧，一直竟投往商朝一家诸侯，姓周名卿，官拜上大夫之职，娶妻风氏。于五十岁上始生一子。未生之时，夫人梦见火光满室，耀人眼目，醒来时，就生了一位世子，起了名，唤叫周乾。只生得脸如锅底，两道剑眉，自幼便有神光。及至七岁时，在花园内玩耍，从天降下一个异人，赐他一部天书。因他素有夙根，一目了然，便能知过去未来、请神召仙、驾雾腾云之事。到了三十岁之上，周大夫夫妻亡故，周乾袭了父职，天下人都叫他做周公，在朝耿耿，百僚无不敬服。因见商王无道，屡屡上谏表，无奈商王不纳，致使心中闷闷不乐。这日朝罢无事，独坐府中，心中暗想道：“我既不能匡君于正，又不能舍身为国，岂可同俗人一辈？我何不趁此告职，隐居在这朝歌，寻一个僻静之处。开一卜市引导世人？作一个讲先天的班头，剖八卦之领袖，虽不能为国为民，亦可流名万载，岂不是好？”主意已定，是晚灯下修好了告退的本章。五更上朝，随出班面奏，把本章皇上。商王正厌他直谏，今见他告职去任，满心欢喜，就准了他的本章。

周乾忙辞驾回府，收拾细软之物，把府门锁了，带了家眷，往朝歌一个僻静清雅的屋住下，到觉得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有诗为证，诗曰：人道为官举世奇，我知隐性有天机。

云山相伴无惊恐，不似劳心日夜时。

那周公清闲了十来日，便叫过了一个老宰臣来吩咐。这老宰臣姓箴名彭剪

，曾作过老大夫的家臣，为人诚实无欺，及跟周公来任上隐居，就叫他去汲水种蔬，他也情愿。闻得周公叫他，便忙上前到大厅声诺，道：“公爷，叫彭剪何事使唤？”周公道：“孤自弃职隐居于此，原是不能为国为民，以承祖宗之遗训，意欲另开生面，作个立异的奇人。如今欲在此处作一事业，汝可与孤在前门左侧另开一门，将偏房三间拦断在外，打扫洁净，陈设一张座头。速速办好方妙！”彭剪闻言笑道：“公爷，我彭剪从未曾见过公卿大夫作起肆业买卖来。”周公也笑道：“孤不是作买卖肆业，今欲开一卜市，指点愚人，使彼等不敢为匪作歹的意思。但又只怕人多搅扰，想起一个法儿来了——如今每卦要卦资银一两，先要银子交与你，然后带进来见孤，方才起课。一日止多十课，多则不占。若有人来时，先要给你银三分，以为传递酬酢之资。你道如何？”彭剪闻言，在旁并不答言，只管低头见笑。周公道：“你因何不答一言？”彭剪笑道：“非是彭剪不答，只因国公乃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何苦作起这下流事来？一来有失贵体，二来恐生惑众之心，三来占卦之人不敢上门。况且卦资太重，何必虚设此一番举动？”周公道：“你不知孤意。详演先天，何为失体？劝解愚人，何为惑众？只怕卦儿不灵，若果是应，只怕踏破门呢。你不必管孤，快去行事！”

彭剪无奈，只得去叫匠人来动工修整。那消几日，早已色色完备，便来回覆周公道：“卜市修好了。”随笑道：“公爷卦资虽要白银一两，如灵呢，自然是要的，如不灵呢，岂不被人笑话？说公爷不好，对百姓要银子，说个法儿来哄骗他们。”周公笑道：“孤自有道理——如不灵时，孤愿赔回十倍！”彭剪闻言连道：“使不得！公爷赔得起十倍，彭剪得的三分，就难赔十倍。公爷休要捉弄我罢！”周公笑道：“你也不知孤的八卦能通神明。断无丝毫判情。如今你的也是孤赔，还如何？”彭剪闻言大喜，忙叩了一个头，站将起来。周公就叫取了一片大竹板来，亲提笔在手，写了“卦理通神”四个字，左边写行小字道：“预定生死吉凶”，右边写行小字道：“卦资银一两，传命代步银三分”。又取一块大竹板写道：“若有问卜者，清晨到此，指点吉凶。每日限占十卦，过午不占。如不灵应，受罚银十两三钱！”写完，命彭剪一人在十字口大街上坐着，好等卜卦的人来。

这一举动就轰动了众朝歌百姓，你言我语，一个传十，十个传百，满街满巷俱说：“奇事，从未见过作公爷的人把偌大的前程弃了，来作占卦的营生。俱不知灵不灵，竟要一两银子多！”有想来试试，只因卦资过高，不免俱各袖手。

那周公终日俱在，穿得衣冠齐整的，在卜市中间座位上坐着，一个从者俱不用，止焚一炉好香，净净的清坐。彭剪自然是一个人坐在大门内。一连坐了

两三日，并无一个人来占卦，止围着无数的闲人，在那里乱讲。内有一个土豪道：“这一位公爷也会玩耍，我小可却也会取笑。我舍着一两三分银子，与他试试罢了。”又有一个军汉道：“我昨日有一股财帛，却忘了一件事情，难以决断。我也去算一算！”这二人就是先后进去了。只因国公是个有爵位的人，谁敢与他对坐闲谈？故此不待人说，就将一两三分银子交与彭剪。彭剪接了银子，心中暗笑道：“有趣，今日发利市了！”随将一两银子放在周公面前座位上。禀明了周公。周公便叫他先领了一个进来。

那土豪先就跟了进来。周公道：“你不须行礼，也不用禀明何事，只在旁暗暗祷告便了。”土豪闻言，就立旁边暗祝了一遍。周公看了一回，道：“你的心事，孤已明白了。只因你家下人的妻子貌美，你要拆散他夫妻，叫他丈夫另娶，他丈夫不从，你今想将他丈夫害死，是也不是？孤只怕你害人不死，先害死自己！”土豪听周公道出他的私心，直唬得目定口呆，面如土色，忙双膝跪下，道：“公爷！小人果有此事。求公爷指明条路，小人好去趋吉避凶！”周公闻言点头道：“你既有悔心，自有生路。若不遇孤，你明日决死无生了！”说罢，取了一张纸来，写上几行，递过与土豪，道：“这是你的心事——。”

土豪接来一看，未知周公写的什么，怎生指点，救得土豪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通神卜判断无差 验先天死生有数

再说周公判毕，将纸递与土豪一看，上写着：

欺心想夺青春口，怎知早已机关露？

明日三更欢会时，两个尸骸分四处。

周公道：“此女之夫已经盗你的财帛，买通了人。明日他的妻子与你相会之时，必然拿住，双双杀死。你今求孤救你，你必须要对那妇人绝灭了色心，改为善念，上天自然佑你，逢凶化吉。孤今给你个应验：你到今晚三更时候出门，东走三十里，见有一盏灯挂在门前，你叫门进去，必然对头见面。你可请他到家饮酒，有人开解，自然明朝无事了。”土豪闻言，忙叩头拜谢，出了大门，往外飞跑。众人见他满头脸是汗，跑将起来，一众连忙哄拥上前，拦住问道：“占的灵也不灵？”这土豪不及回言，推开了众人，大言道：“果真是，果真灵得很也！”言间，一阵烟跑了。

这军汉又已至桌案边，也依命暗暗祝告一番。周公也判了几句言语，递与那军汉。只见上写着：得人十吊钱，妄想去捉奸。

无义财休取，恐怕惹情牵。

当下周公随叫道：“军士，你可是昨日有人助你几十吊，明日叫你三更去与他捉奸，捉奸之后也谢你铜钱十吊。可是问这件事么？”那军汉一闻此言，唬得只是叩头，道：“公爷真是个刊活神仙也！小人实是为此事而来。”周公笑道：“你休取这宗财帛，你若帮那人捉奸，捉住了奸夫，其恨已消了，那肯将钱来谢你？倘捉不着奸夫，他又岂肯白送钱财与你用？孤今指条路给你走：你只管去与那人相会，相会过之人，你将我这卦儿拿出来与他们看，自然有人送你的青钱十吊。从此后休生妄想，方免遭厉害也。”军士听了，忙叩头道：“但得公爷这等指明吩咐，小人从此断不敢枉想了！”当时叩别出来，也不肯对人说知其事，只言道几句：“真灵，真神仙也！你列位有不信的，只管去试试。”忙忙离了卜市，飞跑的去。

谁知土豪与军士皆道周公之言真灵，及至会面，两人走的是一路：叫军士捉奸的，就是土豪的家人。今夜会面，俱觉大惊大喜，深信周公断卦如神。土豪把众人邀回家中，军士相帮替他二人开解，又拿出周公的判帖来与众人看，方才把这冤结解开了。土豪又送军士青钱十吊。

只西这两件事传了出来，把个朝歌城讲到了，有疑难的事都来求判，把一个卜市挤的不可开交。真是判一个准一个，判四个准两双。日日算完了十卦，竟把门关了，也不管外头还有人算不算。把个彭剪喜得个不亦乐乎——一日三钱银子，风雨无阻。他又无儿无女，只是只身。每日一早，就卜完了十卦。他把招牌收下，放好了，即往街坊上酒店吃酒，必要将三钱银子用完，方才回府中，若吃不完讫，他就将余银给与那些来往贫人。日来月往，半年有余。怎知美中不足，眼前就要弄出一段事来。列公，听我细讲。

这朝歌城里有一个石寡妇，丈夫早年死了，止有一子，名映石宗辅。因家道贫寒，积下了几两银子，叫儿子到孟津去做些买卖。随行之时，母子们约定，三个月之内回来。谁知一去半年，并无音信。石婆子每日思儿想子，终日倚门盼望，日复一日，并无些影儿，便去求神问卜，终是虚文，心中烦闷不过。那日在家门首上立着，听得过往人说：“周公在栖云里卖卜，灵应非凡。只是卦资过高，要白银一两三分！”就打动了他的心事，想：“我何不去问问看？”随向邻舍借贷得一两三分银子，起一个黑早，梳洗了，食过点心，用乌绫儿扎了头，倒扣了门，便往周公卜市而来。

一到卜市，恰正天亮。凑巧彭剪方开门出来，挂吊招牌打扫。石婆子认得彭剪，便叫声：“彭老爷，公爷可出来否？”彭剪闻言，抬头一看，认得石婆子是昔同里邻居之人，便叫道：“老嫂，你黑早到来，必定有事。要卜卦么？”石婆子闻言，垂泪道：“正是。只因老寡妇之子石宗辅出外经商，在家时原说约定三个月内就回来的。至今半年了，并无音信回，老身放心不下，无奈

借贷了一两零三分白银，求公爷卜一卦看，看他在外安乐否，或生或死，老身也免常时牵肠挂肚。”一面说，一面把银子递与彭剪。那彭剪接了，道：“老嫂放心！吉人天相，令郎在外无事，或者因身耽搁了，亦未可知。你为老母，既是放心不下，要卜一卦，我就带你进去罢。”言毕，便与婆子一同进去内堂上。

石婆子抬头一看，只见当中摆开一张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卦筒、香案等类，中间坐着一位公爷，只见他生得气象与人迥异。好威仪！但见：头扎三梁冠，八宝攒身；穿着皂罗袍，上绣蟒龙。

面如锅底黑又亮，目如星星起毫光。端坐上面排八卦，赛过灵仙一位神。

当下石婆子看见周公的仪表，不由不得就跪将下去。周公在坐上见外面进了一个老妇人，面带忧容，忙忙的进来，一至当中，跪下地中央，他就有些不悦。这是为何？只因正早起登坐时，卜了一卦，见阴煞过旺，正欲叫彭剪来吩咐：今日不许接妇人的卦资。不期头一个就是带进一个妇人来，不免面上有不悦之容，即道：“你且起来。”随又问彭剪：“你今日为何不先禀明，就带人进来卜卦？”彭剪道：“这是石杜之妻贾氏。其丈夫在日，与彭剪有一面之交。今日他来问他的儿子归期，故此未曾先禀。”石婆子闻言，带泪说道：“老妇人只因儿子石宗辅在外经商，半年不回，老身只有此子，如今在外不知生死，心头发忿，不遵往例，自知有错，只求公爷海宥怜恤！”周公闻言点头道：“也罢。你是问行人的么？待孤与你卜一卦看看。”随取卦筒晃了两晃，起成一卦，把子午卯酉推算了一回，望着石婆子叹气道：“孤若此不明言，岂不叫你白白盼望？你儿子今夜三更，就要命尽无常了！”

石婆子闻言，唬了一惊，即道：“公爷！我问你几时动身归来，如何说他即死？”周公道：“孤这卦接着先天的阴阳，后天的八卦，分厘毫末事俱在上面，何况关系你儿子的性命？你儿子起身是起身了，你母子要见面，只怕一万不能！”石婆子便大哭道：“我儿今夜即死了，却死在何方？是得何病而死？”周公道：“孤算你儿子今夜三更压死在破窑之内。”石婆子见周公说的话如见一般，心中倍加凄惨起来，不住的叩头，只求公爷救救他的儿子。周公无奈道：“你且把儿子的八字、生辰报来，待孤与他看看流年如何？”石婆子忙把儿子的八字说上来——是十二月十八丑时生的，今年已是十四岁。周公听了，把卦盒收了，再把石宗辅的八字排开一看，只叫一声：“苦呀！凶神当头，白虎守命，就是神仙也难过此门！命内一点救星也没有。奈何？石婆子，你今收拾此心，不要想念他。”正是：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当下石婆子见周公说出不能救他的儿子，无奈放声大哭，切切凄惨出了卜市门，往自己家中而去。

不知他的儿子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触天怒柔物降生 明道术佳人透机

不说石婆子一程哭回，再言三十三天兜率宫的太上老君，那日正蒲团上打坐，忽见金童来报道：“看卦盒的童子不知往那里去了，至今走了未回。”老君一闻，即运动神光一看，早知其故，点头道：“好孽障啊！孽障你不思养静修真，成其正果，今日妄动，自寻苦恼。非是我不慈心救你！”说罢，便去启奏昊天上帝，就有上帝命桃园仙子下凡。仙子领了玉旨，一点灵光，见朝歌城里有任太公家，与他家有缘，便投往太公处为女。至今已长成十六岁，只生得脸似桃花，身如弱柳，说不尽的标致。怎见得？有诗句言词为证：樱桃为口玉为牙，独占人间解语花。

夙世有缘方种此，仙姬岂易到凡家？

那位任太公夫妻初生他时，梦见满天彩云，从云中降下一个仙子，手中拿着一枝灿烂桃花，交与院君。这院君接上一嗅而醒，不出三日，就生下他来，故此取桃花名叫唤他。老夫妻止得此女，真是个爱之如掌上明珠，百般的娇养。这且不言。

他夫妻二人，此一日正同坐在堂上，听见街坊土喧闹，哭声惨切。任太公忙出一看，认得是隔壁住的石寡妇。只见他泪流满脸，大放悲声；又见众人劝着他，一五一十的数个不清，听不明。心中诧异，也迎将出来，从众人中劝道：“老嫂何故悲伤？且到寒舍去坐坐，把心事对老汉说说，或者老汉可开解一二，也未可定。”当下便让石寡妇进他家去。众人见任太公让石寡妇进他家去，便一哄而散了。

任太公引石寡妇进了大门，任太太便迎将出来。见了石寡妇这般模样，忙上前扶着，同进中堂坐下。任太太道：“老嫂，你与谁人口角？受了那人的委屈？”石婆子闻言拭泪道：“老夫人，妾身不是与人口角，只因小儿今晚三更即死了，你叫我这条老命倚靠何人了？”说罢，又哭将出来。任太公夫妻闻言大惊道：“想是令郎有凶信到了么？”石婆子连连摇手道：“未也，未也。只因小几出门，原说不过三个月就回来的，如今真正去了半年多，并不见音信，老身放心不下，今早去起了一卦，卦爻甚凶——今夜三更被破窑压死了。我想安得不伤心哩！”任太公闻言，不觉大笑道：“老嫂，我只道凶信回家，原来是起卦起的不利。老嫂，你何苦过于伤心？那起卦的人不是个活神仙，他如何知道到这样真哩？”石婆子道：“若是别人说，我也不信，只因是个公爷占的。他判阴阳有准，断祸福无差，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也苦苦哀求，他便说什么‘除非去阎王跟前求情，只怕还不能生的呢！’”任太公闻言，呆了一呆道：“老嫂，我闻得这位公爷断卦如神。据他说来，只怕果然无救了。

老嫂，公爷既知令郎压死在破窑中，何不问他个明白？再问他那个破窑中？就叫人连夜赶到那里去，止住了他，不要他进窑中，就不妨了。”任太太闻言道：“你年老了，世事都不懂得！周公又不是活神仙，他不过按爻理推详，如何定得在那一个破窑里？就算得没法救了。”

石婆子听了任太太这一番言语，更觉伤心起来，忍不住便放声大哭。任太公夫妻见他如此悲伤，又想他只有一个儿子，家道贫难，倘或真死了，叫他这老骨头倚靠何人怜恤他？想到此处，不由的也就流下泪来。

话分两头。再讲桃花小姐自从五岁上在门外与丫环们玩耍，就遇着一个化斋的道士，给他三卷天书，又给他一丸丹药食了，他就认得字了。每夜梦中，那道士又来叫他参解——在梦中真正教了数月，方才不梦见那道士。又得仙术，不消一年，把三卷天书就念会了心中。直至到十六岁上，也不对爹娘言知，他又不轻易见人。只因小姐素爱的桃花，故任太公就在后园上种了数百株桃树，与他朝夕赏玩。桃花小姐每日只在花园中修理桃树，或作些针黹。那日早饭毕，收拾了一回活计。

正欲到桃花园内去，忽听得中堂上哀哭之声不止，象一个妇人的声音，心中暗想道：“何故今日堂上有人哭泣呢？待我去看看。”随即款动金莲，来至中堂之上。一看见两位爹娘伴着隔壁住的石婆子在那里啼哭，心中也见诧异，忙上前道了万福。石婆子见是小姐出来，便止了悲哀音，又道：“小姐，你怎轻易出来见人的啊？几年不见你妆容，今越发长的娇媚了。”任太公夫妻见女儿出来近前，也擦干眼泪，叫声：“女儿，在一旁坐下。”桃花小姐便问道：“爹娘何故伴着石大娘在此悲泪哩？”任太太忙接口道：“女儿，你有所不知。只因石大娘的令郎在外经商，一去半年不回，石大娘往周国公那里起卦，看看几时回归。不想公爷推详爻理，决定他今夜三更必死，没得解救的，故他老人家所以伤心。你父亲同为娘的在此劝他。到打动了我们无儿的心肠，故此下泪。”桃花小姐闻言，叹了一口气道：“只当做什么大事，原来为此！”便对石婆子道：“大娘不必苦切，哥哥若是当该死，你哭也哭他不活的。那周国公也未必有这样妙算神明。你且把哥哥的八字说来，奴也会算。待奴与他算算，看着命中果有救没有救的？”

太公夫妻闻言，即道：“我儿，你休要捉弄大娘。你几时又会起课了呢？”桃花小姐道：“爹娘未知，女儿是新学的。大娘，你只管告诉奴听，即算算，又有何妨碍呢？”石婆子无奈，只得把他儿子的八字，对桃花小姐说知。桃花小姐即伸出玉指尖尖掐一掐，一刻时，死生祸福俱已明白了然矣，不住的点头道：“好个周国公！算的一些不错，怪不得朝歌城里人人敬服。果然今夜三更，定被破窑压死。此乃白虎当头，丧门守命，年头、月令俱不利，决死无

疑。按方向推来，只在城南十五里之遥，有一座破窑，明日在那里就有他的尸骸了。”石婆子听了，又哭起来。任太公忙劝住，笑道：“老嫂，你休要听小小年纪的混话。既知方向，老汉这里差个家人去，就救得令郎了，何用这般作难？只是我女儿的话，是难准信。”桃花小姐笑道：“人力岂能回天？爹娘与大娘不能准信，也罢了。惟今时刻已交未时了，一到申初，便有一场大雨，如无风雨，便是女儿乱说虚词；如有风雨，大娘再作速请回来，奴家教你一个法儿，自能解救。”说完，即忙辞别了，一直进桃园里去了。

任太公听了女儿言语，不由的大笑起来，道：“妈妈，你看这个天时气晴，岂是有雨的？老嫂，你也不必过伤，岂可因小女方才所说，令郎若果死了，便哭也哭不回。依老汉说：老嫂且宽心回家，待老汉这里明日叫人去打听回来便了。”石婆子无奈，只得告辞，回家中独自在那里胡思乱想。

一到申刻时，忽然天气大变起来：一霎时之间雨大风狂，淋漓不止。石婆子一见天忽下此狂风大雨，吃了一惊，说道：“果然天下此大雨了，如此看将起来，桃花小姐的卦爻甚是有准了。他又言有法可救我儿，今何不去哀求于他？或者得其有救我的孩儿方法，也未可知。”当下即冒着雨而来，至太公门外，把门扣开而进。

此刻，任太公与任太太老夫妻正在堂前，谈及女儿卦下有准，又不明他怎生学习得来，有此神术。正言间，忽见石婆子冒雨而来，早已知他为着儿子之故。

但不知如何求救得他儿子，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石婆子求救孤儿 任佳人教施异术

当时石婆子进至中堂，任太公夫妻立起位迎接他，一同坐下。又有使女们接过。石婆子即整整衣，忙忙双膝跪下，道：“员外，安人，必须救救妾身的小儿，感恩无涯也！”当下，任太公夫妻连忙扶起了石婆子，又道：“老嫂，你见天下大雨么？此不过是女儿误打误撞之言，且请起来。”石婆子起了，即道：“员外，安人，你们小姐若是乱言妄语，真正的有此应准耶？今求你二老快请小姐出来，再若迟延，只怕不能救了。”说完，又吊下泪来。

任太公无奈，只得叫唤使女，把桃花小姐请了出来。石婆子一见，便道：“小姐可怜，救我儿一命！”说罢，又跪将下去。任太太上前扶起，即道：“如何使得？”随又对桃花女道：“我儿，你果有人力救得他时，就救他一救。”桃花小姐便让爹娘与石婆子一齐坐下，道：“救是有到有一法必救得，只是不可在外面说出奴的名字来，切不可说我救你的儿子，叫周国公知道。倘若他知道了，岂肯与奴千休？一定来找奴，只恐两下里结成冤仇，岂不是大娘你恩将仇报了？”石婆子闻言，道：“小姐放心！老身岂是忘恩之人？断不

敢说出小姐的名字来。”桃花女道：“既然如此，大娘你听奴说：按着八卦推算，你令郎定死无生，奴却也有一种仙法，能起死回生，破他的八卦。若不信法力，万万救不得他了！”石婆子闻言大喜道：“小姐你如何作用的？快快对老身说明，好去行事。”

桃花小姐道：“也不用别的，必须去买一张土地星君的纸马。一张火德基君的纸马来，供在房内，点腊烛二枝，放在房中。只要摆一碗净水与一个鸡子，放桌子底下；要反扣一个筛箕，底下要添点一盏灯，名曰添寿灯，千万不可吹灭。倘若吹灭了，你令郎就无救了。只看今夜风雨仍作仍止。倘止了，那天依然晴朗，到时候可寻了一只旧鞋，一件旧衣折里，用一面镜子压在上面，放水碗中，旁边又要你手拿着旧鞋坐在房中，必要走出大门外，把鞋打着门域，打一下，叫一句你令郎名字回来。一个更鼓叫一遍，若叫过三更，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去睡。明日清晨，保你令郎回家，母子相见了。”正是：佳人妙法无人晓，赖得先天得秘传。

当日石婆子一一领命，便忙忙辞别任太公夫妻，回家而去。此时风雨未止，只有任太公夫妻见女儿说出无数的方法来，心中仍是不大准信。便一同动问道：“娇儿，人之生死，乃是上天注定之先。那石宗辅既然今夜三更命尽在城南破窑中，你怎么又叫他母亲哭半夜，明早就能回来，使他母子见面？这些话，我们不准信。”小姐见父母问他，又不敢预先言说，恐泄漏天机，即推说道：“此刻未便言明。再待来日告诉爹娘知之。”任太公两老见女儿如此说，也不再问。小姐辞别父母，自回桃园安歇去了。

再说石宗辅自从去年九月出门之时，原说三个月回家，岂知在外合上一个贩布的伙计，往孟津去贩布，所向风月，归期错过。惟数两本资，幸喜得利息三倍。到了二月尽头，思想回家，心知母亲悬望，便辞了伙伴，收拾起行囊，又星夜往朝歌大路而来。一路饥餐渴饮，戴月披星，恨不能一步的奔走回到家中，母子见面。走了数日，那日正是三月十五日，石宗辅出了旅店，在路上算一算走的路程，离朝歌不过还有一百五六十里。心中想道：“我今日要赶进城去方妙。”一面低头想着，一面放开大步急走，一路上也无心张盼景物。刚刚走到申时候，忽然乌云四起。石宗辅暗叫苦道：“雨即来了，尚争这几十里，何能赶得进城？”不由得心中麻乱起来，越想越急，越是走得慢。急急跑了几里，浑身是汗。一阵狂风打面而来，一时间骤雨如电，倾盆的一般倒将下来。石宗辅知前无村店，后无人家，是个无处躲雨的地方。虽然有雨具遮盖，无奈风狂雨大，不能遍身遮护，只得冒雨往前急走，真是步履艰难，一面走来，一面用目四下观看，想寻一躲雨之所，暂且避一避。只见前面一所破窑，虽破损不堪，还可将就避雨，便把行李放下，脱去雨湿衣服，拧了一拧，下了水

，因无处躲，只得仍放在身上，坐下地来，不由得叹气连声道：“可恨如此，我心里越急，谁知越赶不上。真是天雨不就人。”又看看天色昏暗，雨仍下不止，眼见得今日是不能赶进城去了，也只得在此破窑中，孤孤栖栖坐他一夜，等天明进城罢。自己宽解自己：“就难道一定要今日进城？况许久的日子都过了，偏偏的过不得这一夜？”想来想去，心中觉得安宁起来，便将身靠在壁儿，合着眼儿养养精神。按下慢提。

再说石婆子听了桃花女之言，心中半信半疑，冒着雨自去买了两张星君的纸马，回至家中。现有生鸡，取过一只。看看天色昏黑，不久雨就渐渐晴了，心中又有几分安心，见桃花女的说话有验，“自然我孩儿有望了！”又一刻，果然天色晴明了，便暗暗一惊，骇道：“桃花小姐真神人也！不可小看于他。今料这个时候，是我哭子之时候矣！”即便掩面大哭起来，越哭越伤心，真个大哭呼喊。直至初更，方才住口。又拿了石宗辅的鞋子，走到大门外，在中央就是一下。连连之声，呼叫一句：“石宗辅，我的孩儿！你快快回来，我望切你得紧也！想来父母在，为人子者不当远游，以免我倚门之望。切切也！”

当日做书的人做到此处，有只曲儿做来，念与你们众位听听罢。其曲歌写上云：一更里，月儿低，寡妇房中哭啼啼。叫、叫声孩儿石宗辅：儿呀心肝！你在那里？只说叫你做买卖，割舍冤家把我离。娘这里，掐着指头将儿来盼，谁知儿去腊月尽你不回归！如今是，三月三，好叫你娘呵，甚是着急！

二更里，月儿高，寡妇房中哭嚎啕。叫声孩儿石宗辅：儿命因何不保好？别的死法还犹可，决不该死荒郊破瓦窑！你身造了什么罪？造定离乡在外抛。自从周公算了你，我心好似攘千刀。你今有个差池处，撇下娘半边人儿没下梢！

三更里，月正中，寡妇房中放悲痛。叫声我儿石宗辅，不知因何惹灾星？如今依了任小姐的法儿来摆布，但不知方法儿灵不灵！果然儿命若得回家转，娘便高烧银烛谢神恩！

石婆子依着桃花女教法的言词，哭一会，叫一句。一直哭到四更时分，石婆子住了哭，住了呼叫，回进内堂，打算安枕。又且暂捺一边。

再说石宗辅独自一人，于一更时刻，见天雨又渐渐晴了，在破窑实在寂寂无聊，且自急赶路途，自五更天跑到申刻，雨又过大，今靠在破窑壁，正要合眼，倦了，一刻睡去，呼呼鼻息如雷，悠悠入梦的酣睡。

今夜危墙将塌，不知他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传解法孝子离灾 依妙术慈母会子

诗曰：

白云犹是汉宫秋，烽火魂消百尺楼。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再说石宗辅在破窑，于初更将尽，靠在壁边眼倦了，刚刚要睡去，忽听得有人在外叫了一声：“石宗辅，我的孩儿！你快快回来！”心中吃了一惊，忙睁眼一看，只身坐破窑中，再听时又不见叫了，暗暗自言：“好奇怪！方才明明是有人叫了我一声，难道是心里糊涂错听了不成？”

此时雨已止了，便走出窑外，抬头一看，只见得满天明星，新月如钩微明，草湿如油。意欲仍想赶路，离了这破窑，自知前途又无栖身之处，只得仍旧走进窑中，在前坐之处，只得坐下，心内狐疑道：“莫不是疑心生暗鬼不成？想来多是我思念母亲的心切，我的魂送风之音，巧遇此这一声相似，也未可知。但今此地离家这样远，母亲叫我如何听见？”左思右想，朦朦胧胧的又睡着了。正在睡梦中，又听得有人叫他一声，说道：“果奇了！难道又是错听不成？”一翻身，趴了起来，叫一声：“娘呀！”不觉流下泪，呆想一回，忽然冷笑道：“可知我心糊涂！方才不是梦中听见我的母亲呼唤，岂能连夜出此郊外来？但今独自一人在此，有谁知我受此孤栖的呀？母呀！连你也不知儿独自一人，在此荒凉之所。”当晚胡思乱想，已混醒了魔头，心中越加烦躁起来，道：“我今睡又睡不宁，心又挂念母亲，何不坐到五更？等天明了，就可以入城，且又听明还有人叫我没有。”打定主意，抖擞精神的坐着一刻，还有月光微亮。刚刚坐到三更时候，目又倦了，耳边听得是真正切切道：“石宗辅，我的孩儿！快快回来！”当下，由不得他大哭起来，应道：“母亲！孩儿在这里呀！这明明是我母亲的声音，难道是母亲真个来近这郊外也？”想罢，即出外来寻找。

他正出了窑门，只听脑后响声，犹如天崩地塌一般。把个石宗辅唬得魂飞天外，忙回头一看，只见那一间破窑，已倒将下来。“噯哟”一声，身不由主，便坐在地下。定了半晌神，方转嗟叹了一番，又言：“这间破窑因日久年深，今又遇着这场破块大雨，是湿透了。四面墙壁如何站得住？”实前生造定石宗辅今晚这时候该在这破窑压死，偏偏就有个桃花女教了石寡妇这个解法，致石宗辅才能脱了这一场大灾难。虽是桃花女的道法通神，也幸亏石宗辅是个孝子，方才有这一段因果。那石宗辅是晚醒定神思，念了一声：“救苦救难太乙天尊！”心中一想，反痛哭起来道：“我若走迟一步，岂不压死在里面！不知何年拖出我的尸首？母亲在家如何知道？活活的就盼望死了！岂不是因一命又害一命？况且谁来收拾他的老身呢？”正在言哭之际，忽有一阵风速速的送来，城上的更鼓已是打四下了。石宗辅翻然醒悟，又笑起来道：“我呆也！我得皇天庇佑，脱了这场大灾，就算是万幸。明早进城，就与母亲相见。那时候娘儿们又说又笑，岂不是一件大好的事？”于是破悲为喜，就坐在路旁一块石

头上。一刻，等待朝歌城内更锣暗暗的送了五下，心中大悦，便想道：“再等一更，天是能亮了，但只是我的行李被埋覆在里面，料想此时不能扒出，幸得二十两白银带在身边，如今守着这间破窑也是无用，不如且奔到城下，在那里等候，倘天明城门一开，就好进城去见母亲。”想罢，便忙站起身来，穿好了衣服，大步如飞的直奔朝歌城而来。只落个只身得命，两手空空。

石宗辅忙忙赶到城门口，独自一人立候。不多时，天就亮了。城门开启。石宗辅即踏进城，两足如飞，竟到自家门首。忙伸手，才敲一卞，里边就应了一声。原来是石婆子是晚虽然就枕，但那里还睡得着？又恐周公之言是真，桃花女之言是假，翻来覆去，直到五更残，刚刚合眼，忽听得敲门之声，早又惊醒了，连忙答应，心中大悦，知道是儿子有命回来。一翻身爬了起来，飞奔出大门，一面叫道：“石宗辅我儿！你回来了么？为娘盼望杀也！”忙忙开门。

他二人那里是母子相逢？竟如相见重生再遇，这番喜欢无穷，只又是伤感难尽。石婆子开言不问别的，一步赶上前去，双手抱住石宗辅在怀内放声大哭道：“我的儿！你果然得命回来了么？”石宗辅见母亲说出话有些古怪，就流泪道：“母亲，孩儿真是死里逃生得命回来的。且到中堂去，待孩儿慢慢的告禀。”石婆子闻言，就拖着儿子的手，一齐来至堂中坐下。

石宗辅便把路上如何避雨的，躲在破窑中至什么时候，“听见母亲呼唤我有三次，我即忙跑出破窑外看时，那知此所破窑就倒陷了，险些压死在内。如今行李俱埋在窑里，幸喜银子带在身边”的话，说了一遍，即大哭起来。石婆子一闻此说，不觉也太哭。母子二人哭了一场，石婆子道：“我们且不要伤悲，你有个救命的大恩人就在隔邻，快快同娘去叩谢了任小姐！”石宗辅忙问道：“母亲同儿去谢那个救命的恩人？”石婆子便将“盼儿不归，到周公处问卜，说你昨夜三更，就会压死于破窑之内，并无解救，因此大哭回来，被隔邻任太公之女小姐教了娘一个破解之法，如此如此，才救了你的性命”的话，也说了一遍，“你看桌子上不是摆着纸马？这不是鸡子、筛儿，那不是灯儿、衫儿、镜儿、鞋儿呢？”石宗辅听了娘这篇言语，与他在窑中之事恰合，方才如梦方醒，道：“母亲这等说来，一些也不错，实在亏了任小姐救了孩儿一命。我娘儿们岂可就这样子到他家去？岂不被旁人谈说不成？孩儿如今身上现有二十两银子，你即拿出二三两，买个羊，买坛酒，送将过去，方见得尽心。”

石婆子听了儿子之言，猛想起道：“我儿要买羊酒，也算是一点孝敬之心，只是用不着自家银子了。那周公起卦，是一两零三分银子，若是不灵，一倍还十倍。我今何不与你去问周公讨了银子回来，再去买羊酒，岂不是好？只是任小姐对我说过：万不可提出他的姓名。如今去问周公要银子，他若问起你如何回，将何言来应答于他？”石宗辅道：“母亲放心。只说我自己回来的就是

了。难道他就知任家救我不成？”母子二人商酌定了主意，随用了早餐，把门倒扣了，一齐来至卜市。

此时周公已算完十卦，门首只有彭剪一人，在那里收拾招牌。石婆子便叫他一声。彭剪回头一看，见是石婆子，便道：“老嫂又来做什么？”一言未罢，忽见石宗辅站立在他娘一旁，吃了一惊，道：“我的好兄弟！你是人还是鬼？今日的日子你回来阿，是要谁的命？”石宗辅装做不知，反满脸陪笑道：“彭老爷一向可好么？才别半年，竟合我说起玩耍来。烦你进去说声：昨日那两卦资与我们罢。”彭剪听了这话，心下明白，走近前笑嘻嘻的道：“好兄弟，你回来了。昨日半夜三更安然无事么？就是我家公爷算不灵的，今合你母亲来要倒赔银子哩。”石婆子是有年纪之人，知道好歹，连忙接口道：“彭老爷，我们是个穷人，怎么敢与公爷要倒赔银子？只求将昨日那个卦资赏回我们就是了。原来这个卦资是老身问别人借贷来的，待我回去还了人家，就感公爷大恩非浅矣！”

不知石宗辅如何讨得回卦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还卦资母子酬恩 疑筮术主仆推详

诗曰：

术高更遇翻天手，斗智还逢意外谋。

莫道我行先一着，还防敌手占头筹。

当时彭剪一闻石婆子之言，明知他母子商酌定来讨赔还卦资的“好话”，即冷笑一声道：“有趣，我趣！我家公爷今日可是讲不得响嘴了！”一面笑着，一面走进里面说道：“快把卦金还人家罢！我也说过要小心看卦才好，你道‘百不失一’，今日算出这件事来了！”周公此时还坐在座上，见彭剪如此话来，便喝道：“你疯了么？口中乱讲些什么话！”彭剪笑道：“讲什么？人家要倒赔十倍银子来了！”周公闻言，大怒道：“胡说！有谁来要赔还银子？”彭剪道：“公爷不消发怒。要赔银子的人现在门外。”他也不听周公吩咐，竟出来领了石宗辅母子二人进去。

周公在座上看得明白，真是石寡妇，旁边立着个汉子，大约是他儿子。心中吃了一惊。暗道：“孤昨日算他儿子三更时候压死在破窑之内，如何得命回来？今日来讨回银子到也小事，只是孤的阴阳无错，如何今日不应了？其中必有缘故。”便在座上开言道：“石寡妇，你身旁是你什么人？到此何干？”石婆子闻言道：“公爷，这是老妇人之子石宗辅。昨日晚间并没有死，今早才回家，老妇人带他来的，特与公爷叩头。”石宗辅为人伶俐，他听得母亲这般说，便忙跪下叩了一个头，复又站将起来，仍是立在一旁。这一个头，磕得座上周公的乌脸反变了红色，不由得含羞带愧，用手将桌上的起卦银子一总推开

，道：“石婆子！孤不赖你贫妇，你且拿去！”石宗辅见周公如此说，即上前把十包银子拿了收领。

周公又问道：“石宗辅，你昨晚可是在城南破窑中歇下的么？是何人传授你的法术，得了解法，保全性命？你可实实的说明，孤知还另重重有赏！”这个石宗辅听此盘诘之言，即道：“昨晚小民赶急回归，在中途赶不及店家，果然宿在破窑中的。只因半夜中肚内一时疼痛，要想出恭，起来刚刚出了窑门口，那间破窑就倒陷了，故此未曾被压在里面。”周公道：“不然。孤昨日算得申时大雨，至酉刻方止，三更时候天晴。又算你独自一人在窑中命丧，并无救星。何有出来大便？此言孤不信了！‘彭剪见周公赔还了石婆子的银子，只听仍然辩驳，即冷笑道：“公爷，卦是灵的，今反吃亏了！石宗辅实得肚子疼痛，竟是一肚子屎儿，救了他的性命。银子已经给了他，叫他母子去罢，只管问他则甚？”周公听了此言，就像挨了一顿嘴脸，羞的低头不语。石婆子知趣的，忙别了出来。彭剪亦跟了出来。

宗辅又言：“招牌上写的十两三钱，为何止有十两？”彭剪听得，打一顿足道：“三钱头要我赔还的，待我来给与和你。”石婆子忙道：“老爷，休要同他孩子这般见识。我们只望得回本银，就算好了。公爷反一赔十，这是十分足矣。倒反累老爷又赔还，岂可受得起？”当时彭剪好难受此话，便慢慢的道：“好兄弟，此话虽系无心，我想来甚是有理。公爷既赔了，我难道不赔的？”便向身中把十个小包儿也拿出来，递与石宗辅。那石宗辅老着脸儿接了。母子也说了些好话，便欢欢喜喜的去了。

彭剪只气得呆了一回，回身走进内堂着急，并不言语。周公方才被彭剪说了几句打趣的话，满心不悦。见他带着气进来，想要发放他几句，又想道：“孤若嗔戒他一二，岂不被人笑说：‘自己卜卦不灵，拿人家来消气？’”便忍住了，道：“彭剪，你去把大门招牌收了。从今以后，孤就不卖卦了！”彭剪见周公有了怒气，便不敢违拗，将招牌收了，回进内藏下。正是：凭君汲尽三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

当时石家母子得了十两三钱银子，满心喜悦，就在路上市肆买了羊、酒回家。母子们又换了新衣，一同进至任家，与任太公夫妻叩谢，任太公见他礼物甚重，再三推辞。石家母子只是不依。太公无奈，只得收下。又吩咐家人备了一桌酒筵，与他母子二人接风。吃了半日酒，方才辞了出去。临行时，太公夫妻又是再三嘱咐。教他母子切不可说出是他女儿设法救的。这话且暂按下。

再说周公自从那日被石家母子来讨回卦资，心中甚是不乐，便把卜市一连关了几日，不与人卜卦，止是闷坐书房，心里想道：“孤的八卦有准，一定的判决，岂料算石宗辅之死期竟然不灵！”复又细想：“前卜之卦，判的一些不

错。”心中愈加狐疑。忽然猛醒，反把自己笑了一笑，道：“好呆呀！何不卜一卜看？就可知道了。何用如此胡思乱想？”忙取了卦筒，摇了几摇，起一卦，细细一着，着得是“纯阴持世”，心中吃惊道：“那日孤自占时，也是不利阴人，今日又占得纯阴之卦！难道有什么阴人破我的八卦？”左右推详，一些不错，但只再算不出这阴人姓名，心中焦燥起来。一做书的又言：桃花女既能传法与石婆子，他自己的八字早已按住了，周公那里推得出桃花女的姓名来？所以他掐来算去，算去掐来，再也推详不出，暗暗恨道：“孤访出这个人的姓名来，不斩他为两段，誓不为人！”恨恨的把卦盒丢下，气了一回，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只得罢了。自此之后，终日闷坐，差些儿连饮食也不进。左右的人知道周公的性子不好，不敢前来劝他。

转眼之间，已七月初旬。那日周公在花亭上独坐。彭翦进来，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为石宗辅之事，便大笑开言道：“公爷，想来石宗辅若不出破窑外面，岂不压死在里厢？或者，他在路上想必行了些好事。自古道：‘一点阴功，可增十年长寿。’他必定遇了吉人，暗中救护了他，也未可知。公爷何不自卜一卜，看是与不是？就明白了。”周公闻言，即道：“孤何尝不自卜来？按卦象内明明现有个阴人，救他脱灾，破了孤的八卦，只是推算不出他的姓名来！”彭翦又道：“这朝歌城里，莫说是阴人，就是顶天立地奇男子汉，也未必破得公爷的神明八卦，况且算来多步卦来，无一不灵。纵使这一卦不验，有何干碍？如今卜市的人俱在门首，天天等候卜卦，回得口都干酸了，他们仍不散去，恳求不已，更言远方特来此的，不得占卜，不胜忿忿而去。在我十分悔意不及。公爷的占卜，原是指点愚人的迷津。今日为这小事便悔了初心，岂不被人耻笑？奈何，奈何？”周公听了这番言语，想了一想道：“你说的虽是有理，只是孤想算出那个救脱石宗辅的人姓名，到也推算了不出，似乎八卦有些不放心。待孤先自己卜一、二卦，看看准也不准，再开卜市也不迟。不可不小心！”彭翦听了，便笑道：“公爷，你自卜不如代彭翦占一卜，看我后来几个月吉凶如何也。”周公闻言，冷笑道：“彭翦，你与孤相处多年，又是忠诚，一生勤俭，孤今日赏你一卦也罢。你且亲自焚香先圣之前，取卦盒来，待孤与你卜一卜，以定吉凶休咎。”彭翦听了大喜，连忙焚起片香，把卦盒递上。周公将卦筒一连摇了六次，内里细细搜其卦象，登时颜色一变，吐舌摇头。此日不卜犹自可，当下这卦一卜，把那一个周国公乌脸转了个黄脸了，浓眉起了两股的紫气。

实在不知与为彭翦卜得吉凶如何，什么卦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试卜爻偶得凶信 特求救别有生机

诗曰：

只道周公八卦灵，桃花破法更奇人。

强中又有强中手，指破迷津救老彭。

话说周公不与彭剪卜卦犹可，今这一卜了出来，只唬得周公呆了一回，面色改变，半晌方才转了过来，两眼直视着彭剪，不止的点头，大有叹惜之意。彭剪在旁一见周公占了卦，半晌不言语，竟有凄惨之形，不免吃了一惊，问道：“公爷！莫非此卦凶多吉少。何不说明，使彭剪防避取吉如何？”当时周公长叹一声，道：“孤从来卜卦，并无隐藏，定必直言判断。孤既与你推详卜了，岂有不说明之理？你今这一卦，不但主卦凶象，连性命也是不能保的。此乃天数大限，只在三日内下午这一夜丑时五刻正三分的时候，就是你的归阴之期也！必先要头痛，然后吐血而死。可怜你侍候孤多年，为人一生忠厚，孤今日竟似袖手旁观，不能救你！”话言未毕，不觉落下泪来。呀，自古蝼蚁尚且贪生，彭剪一闻周公之言，真唬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哎哟”一声，竟坐在地下，半晌，哭将起来道：“公爷！此卦果然是真的么？”周公道：“孤岂有欺你？你侍候了孤一辈子无别，又无一些好事与你，今与你白银十两，趁着大限未临，你去欢欢喜喜多吃几杯酒罢！你一切后事，自有孤与你办理。且放心，不必虑着后事！”说罢，便叫人去取出白银十两，即交与彭剪。但彭剪素知周公的神卦万无一失，今日见他如此，知是真的，便双膝跪下，道：“公爷！卦内既有此大凶，何不救救彭剪？”周公道：“人之死生大数，孤焉能救得你？快快拿银子去，外面散散心烦罢！”

彭剪久知周公硬性，料知不能哀求，即再求也不中用。随即接了银子，气闷闷的低着头儿，走出大门，把银子带在腰间，就往一个大酒肆去，拣一方好座位坐下。彭剪叫酒堂的打了两角好酒，切来几味上菜，独自一人自斟自饮。一面饮酒，一面暗想，想道：“今日我还是个人，再过三日就是个鬼了。好生没趣也！”想到此间，不觉下了几点泪来。当日酒堂的认得彭剪，一见他如此，便问道：“彭老爷，许久不来饮酒，今日来时为何悲泪？大约是公爷不开卜市，你老人家无钱钞使用耶？”彭剪见问，即道：“不是为此，我别有心事。”当下闷闷，又是连连吃了几杯。常言道：酒入愁肠容易醉。彭剪还未吃完了这两角酒，已是大醉，还了酒钱，不觉东倒西歪的撞回自己府中。进至自己房门，一翻身便和衣倒在床上，就呼呼鼻息，已睡了一夜。

到次早醒来，又想起死期在迤，不由的又流了好些眼泪，慢慢的起身，坐在一张椅上，又自言：“周公之神卦是准的，不差分毫。但想人有了死期，岂能逃避脱么？我到不如再去戏乐！只恨他早不告诉我几天，多几天快乐也好。”便换了衣裳，也不进里厢伺候，扣了房门，又往街上而去。门上的人见他近今两日无精无彩，出入皆是低头不语，不知为着何故，又不好去问他，只背地

暗中言论他。

再说他一出了大门，又往别处酒肆去，一路上想道：“石宗辅，周公算他是死，他竟不死。今日又算我是死，想必竟死？然真死、假死？或者真死的，也学石宗辅假死，也未可知。”忽又想起：“算他死在破窑中，若不出恭，跑出外面，必被墙瓦覆压而死。想他是被压的，可以得脱而生，我是吐血的，怎样躲得过？”想到此处，不由的在路上落下泪来。正自悲泪，忽肩上被打一下，只道是催命的来了，这一惊非小！即道：“这样快就来了？”回头一看，见是一个儿，定神一看，原来是石宗辅。

但这石宗辅在路上后行，见彭老自叹自嗟，或低头，或仰天，若有不胜所思之状。他即赶近，拍他肩一下，道：“彭老爷，你想的什么，这样行景？”见他两泪交流，道：“奇了，到底为什么呢？”彭剪见问，流泪道：“一言难尽，好兄弟，你往那里去？”石宗辅说：“回家去。”彭剪道：“好，我与你同路。”二人使同着走路，一程笑笑说说。也是事由天定，彭剪忽然想起，暗道：“前者他不死，公爷说其中必有缘故。或者他有救解之法，也未可知。况且，我一人吃酒也没有趣，不如买些酒菜到他家里食，求求他。倘有解法，化凶为吉，亦未可定！”便走至一个市头，便立着道：“兄弟，你出外回家，并未曾和你吃过酒，与你谈谈。今日事情顺便，买些酒菜到你家，烦老嫂与我烧好，我们弟兄坐坐，如何？”说罢，便拿些银子，买了些酒菜。石宗辅拦他不住，只得凭他买了。

二人提着菜，喜洋洋来到了石家门首。石宗辅叫开了门。石婆子见是老彭到来，便笑道：“彭老爷，你好呀！为何又买许多菜饌呢？”彭剪道：“老嫂，道你与我们久交故知，我要与兄弟吃杯酒，谈谈心事。”石婆子接了菜进去，自己下厨烧炒。

这彭剪与石宗辅坐在堂上闲话。但石宗辅见彭剪的语言来东一句，西一句，有头没尾，心中动疑。暗道：“莫不是周公叫他来打听事情不成？他来打听，此事到要提防！”不多时，菜已弄熟了，石婆子叫儿子搬了出来。彭剪又请石婆子出堂，同坐就席。彼此推了一回，方才坐下。彭剪亲自斟酒上杯中，一连饮了几杯，菜又食过几碟。那彭剪不由的流下泪来。石婆子见了，心中不自，即问道：“彭老爷，你有什么心事？何故饮酒下泪？”彭剪只是摇头不语。石宗辅笑道：“彭老爷，弟兄吃酒是欢乐之事，何故悲伤起来？其中必有故也！兄长难道是受他人之冤气？”彭剪道：“兄弟有所不知，我心头实有急事，因此下泪。”石婆子道：“彭老爷，你到底有什么事？是真是假？如此悲伤，何不告诉我们听听？”彭剪道：“老嫂不要提起！我今日是个人，明日四更天就是个鬼矣，再不能见你们母子了！”说到此处，不由眼泪如梭子漂落下来

石氏母子二人连忙问道：“这话从何处说起？”彭剪便把周公替他起卦，说知大凶，今夜四更时分要吐血而死云云，说了一遍，又言：“老嫂，我想周公的卦乃万不失一的，只怕我的大命真个难保了。因此在路上遇了石兄弟，想起他前日是死里逃生，必有个方法，要求你母子教会我，得脱此灾厄，真是我彭剪的活命恩人矣！”

石宗辅起初只道彭剪受了周乾之命，前来打听桃花女之事因，今听他言卜卦，又言明日准死，直哭得流泪千行，也引动起他流泪，他的母亲也陪着流些眼泪，想想自己，看看他人，由不得也伤心起来，道：“周公爷的占卜实在灵应，那一晚我在破窑中，若不听见我母呼唤，我若不走出外来，便准准的压死在里头。他今说你明日四更要死，只怕又应验也！”彭剪道：“兄弟，你在这破窑中，如何听得见老嫂呼唤？”他这句说话，说得石宗辅哑口无言，两眼直视老彭。彭剪见此光景，知有因缘故。他怎肯错过机关？急忙立起来，向着石婆子一揖道：“老嫂，可怜恤悯，教教我个法儿，救我性命，没世不忘！”石婆子道：“那有方法救得人性命？”彭剪见他推却，即忙脆下道：“老嫂，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便叩头如摘蒜一般。石婆子连忙唤儿子扶搀起，道：“你想老身如何能教人之命？我孩儿是有个人救他，给个方法，我儿才得不死在破窑中。他再三再四叫我不说出他的名姓，恐怕你公爷知道了，要与他斗气！”彭剪听罢，猛然想起道：“老嫂，可是个阴人教你个法儿么？”石婆子听了大惊，不觉失色。

不知石氏母子肯说出任小姐否，未知如何可救老彭，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石婆子道漏救机 桃花女泄传神咒

当下石婆子见彭剪苦苦的哀求，又说出石宗辅是得阴人救灾厄之话，即骇然失色，忙问道：“老爷如何知道是个阴人解救我儿的？”彭剪言：“我如何得知？只因公爷曾卜了一卦，说是有个阴人暗中破了他的八卦，但算不出那个阴人的姓名来。老嫂既知有这个能人的，何妨告诉于我知道，好待我去求救于他。倘若我遗根残草再获余生，也是你老人家积的一件大阴功。我断断不去泄漏他的机谋，向外人言。”说罢，又要跪将下去。石婆子被彭剪再三再四哀求，又想起从前为儿子，也是同他一样的，不由的动了心，暗自言：“我今只叫他去任小姐处求救，但救与不救由得他，我只说个含糊的话就是了。”

想定主意，便道：“彭老爷，你要问这个人的姓名，我断然不能说出。我如今指引你一条路去，凭你的造化去奔他。但能得见此人，你的五行就有救了！”彭剪闻言大喜道：“老嫂，你快快说来！”石婆子道：“我这隔邻的任家，是太公夫妻。你可认识否？”彭剪言：“是两代的故交。我父亲在日，与任

太公甚是交好，就是我也常去探望他们，只隔得一月。若到他家，定必留餐款待。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一个不认得，无一个不熟识。”石婆子点头道：“你既云与他们世交，至妙不过矣！今日既不过去，明日你早晨过去，见了任太公，提起你怎生灾厄事来，若有造化，遇那个能人，定然能救解了，他有法力救你。千万不可说是我教你过去求救的。”彭剪听了这话，低头想了又想，即道：“老嫂，你老人家这话有些糊涂，在员外家的人多，我那得知谁是能人？去求那一个救我？”石宗辅在旁跷了嘴道：“彭老爷，你好罗唆也！既知道是个阴人，你就往阴人那里去问就是了。我们且多饮几杯！”说罢，就连连斟上，劝彭老多吃数杯。惟彭老只因问了头路，确实心中也略为放下，一连饮了数杯，即便告辞要去。石氏母子又叮嘱了一回，叫他不可说出是他们教的。彭剪连连点头诺诺，忙奔回府中。

一日说话易过，到晚间睡在床上，只因吃的酒少，再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直至红日东升，忙起来洗脸，换了两件新衣，竟往任太公家中而来。到了门首，告诉管门之人，传将进去。任太公亲自出来迎他，笑道：“贤侄，许多日子不到寒舍走走，今日早晨到来，真也是个喜事临门。你还举什么礼？何用人通传？我家有何人回避你呢？请进罢！”彭剪忙作揖道：“礼当如此，小侄虽是通家，然不可逾分。”任太公携了彭剪的手到了后堂。一路说道：“老安人，彭贤侄来了。”原来任太太是个无儿之人，平素的最疼痛爱者是彭剪。有丫环们进去通报，他已迎了出来，远远的笑道：“今日好风，把贤侄吹来了。一向为何，一月之久不来看看我两老？”彭剪陪笑道：“婶母，小侄近因多事，不曾来问安，今幸康泰，桃花妹妹也安好？”老太太道：“到好。”两老把彭剪请进后楼，早已吩咐内人备了酒饭。凑巧桃花女今日早妆罢来至后楼与父母请安，恰与彭剪见面，一同见礼。老太太就教女儿侧肩下坐。侍女们递了茶，任太太便呼：“贤侄，往常我与你叔叔、妹子谈及你自小在我家多，在自家少，一自长成，朴质忠厚。今日瞬息间我两老年已五十多。”彭剪道：“小侄向叨过爱，不异一脉之亲，无日不思来请安。只因公门事烦，从前事缓。”言毕，即潸然下泪。任太公夫妻只想他是为彼两老年迈悲感，忙解劝道：“贤侄何须如此？”彭剪道：“小侄见叔、婶年纪高了，小侄不能久侍左右，心甚不忍舍。”任太公夫妻闻言，也心酸起来，道：“贤侄不须说此不利之言，我两老虽然有了年纪，只是身体还壮健，与贤侄你尚可聚首几年。”彭剪流泪摇头道：“你两老须有寿，侄儿从今日以后，就不能见两尊年了！”说罢，竟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任太公夫妻就忙问道：“贤侄年方富，何出此不利之言？”有丫环们用托盆儿搬上菜来了。任太公便坐了座位，对桃花女道：“女儿，彭家哥哥不是外人，你幼时，他也不知怀抱过你多少，今日不须回避，就同

在此用膳罢。”太公与老彭对坐，任太太与小姐横头并肩坐。太公斟了酒，递过与彭剪，呼：“贤侄，且开怀用酒！”

彭剪接了酒，放下道：“非是侄儿不吃酒，今日不过来看看叔、婶、妹妹，以表我心，完我心头口口，还有甚心饮酒？”任太公呼：“贤侄，我看你一进门来，面有忧色，才说的又是些断头话，如今说的更糊涂。到底为着什么事？”彭剪见问，流泪道，“小侄今夜四更就死了。因想叔、婶待我一场，故此来辞你两老，从今再不见我了！”说罢又大哭。任氏夫妻齐道：“此话从何说起？好好的人，怎么一夜便死？”彭剪便将周公与他卜卦的话说知。太公夫妻道：“原来为此。这周公之卦，未必全验！”当下桃花女在旁见彭剪有此烦恼，后来方说知卜卦断死之事，只令人按捺不住，即呼：“哥哥，小妹粗知卦理，你把八字说来，小妹与你推算看看！”任太公道：“我也记得你的生辰八字。”忙说出彭剪的八字。桃花女把玉手轮掐了一回，心下吃了一惊，道：“周公八卦，果也判决无差！”不觉沉吟起来。任氏夫妻忙问道：“女儿，莫非周公卦果真么？”小姐道：“果然算的一些也不错！今晚四更，吐血而亡。”太公夫妻与彭剪一齐垂泪道：“可有救否？”桃花女低头无语，半晌，又掐了一回道：“有到有救，只是太费周折。”任太公夫妻道：“费周折也不妨。你看爹娘之面，救救彭家哥哥罢！”小姐道：“此法落耳不传，你可跟我到后花园来说知。”便抽身同彭剪往后园去了。任家与彭剪是通家叔侄，便不管他二人，两老仍在后楼饮酒。

桃花女与彭剪来至后园小亭中坐下，便问彭剪：“城里何方可有座三官庙否？”彭剪言：“此座三官庙香火甚旺。”桃花女道：“妹妹算定今夜七月十五中元胜会，北斗星君该朝玉京之期，定二更回来，落在此庙内，注人间的轮回。你速办好片香，另要净水七杯，斗灯七盏，沐浴更衣，日落时摆设在三官庙内，心虔秉祝，念‘大圣北斗元君’宝号，不可住口。到了二更，你可在供桌下等候。我再给你个宝贝袋。”忙向锦匣中取出一个金系子，递与老彭，又教他一卷神光咒：“等星君下降，不必害怕。只听他们叫到你名字，就从供桌下念咒，敲起金系子出来，向星君讨寿。星君必然准的。这个金系子与这篇神咒，是克星君的。你在敲、念起来，他们就心惊头痛。事完，你回府去安歇，保你的无事。若是周公追问你，切不可说出我来。至要至嘱！你速去照此而行。”老彭听了，喜之不尽，呼：“妹妹是我的大恩人也！待事暇，再来叩谢！”言罢便别出去，见任太公两老，又言：“解法不能泄漏，侄儿要回去照办！”两老听了，道：“如此，我也不留你了！”任太公又言：“果也无事，明早贤侄必须来走走，免我两老挂心！”彭剪连连应允道：“这也自然。”

是晚，彭剪洗净身体，依着小姐的吩咐，一一办完。教人抬至三官庙，叮

吟庙祝：“此夜不许闲人进来！”他独自一人跪在当中，念起北斗星君宝号，焚起片香。一到二更，只听得一阵风响，正是合这时候了，连忙躲入供桌下。觉得一阵异香扑鼻，就有人说话道：“这是什么人的供献？就知道吾神等降下？预先备下，到也洁净。”歇了一刻，忽听得下边叫起名字来，一个一个听得真切。忽然叫道：“彭剪！”堂上有人道：“享寿五十。今夜四更，吐血而亡！”彭剪听见，唬得魂魄悚然。

不知此夜彭剪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求搭救彭剪添寿 愤破卦周乾生嗔

诗曰：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再说彭剪在供桌底下听见一神叫他名字，又言“此夜四更应注吐血而亡”，唬得大惊，口中急急念咒，敲着金系子，又闻火德星君道：“谁敢用法咒来克吾等？”彭剪在桌底下钻出头来一看，只见两旁坐着九位神圣，皆是奇形异状，凶恶骇人。他即速忙跪在当中，口中不住的念咒，手中不住的敲金系子。只见第一星君开言呼：“彭剪！快住了响器，口中勿得念咒！你今想求寿么？可向第五位星君面前去求。”只见第五位星君道：“吾等既受他的供享，况他为人忠厚，生平无恶果，又是桃园仙子教他求救的，要破荡魔之数，吾神今把他名字改了，与他增寿，也见得善有善报！”便呼：“彭剪！你跪过来。吾神与你改过名字：从此以后，改名叫做彭祖。吾神赐你阳寿一百岁，左辅，右弼星君赐你阳寿五十岁，每位星君赐你一百岁，共赐你八百五十岁！每逢初三、廿七，须要斋戒沐浴，虔心礼斗，不可泄漏天机，以遭天谴！”彭剪叩头道：“凡夫彭剪既蒙上圣赐名添寿，但凡夫想活这个大年纪，若无禄无子，反是受罪也。求上圣赐些富贵，得养其终身方妙！”众星君道：“这也说得是。”只见一位星君在怀中取出一粒丹药来，教彭剪吞了，道：“此丹药能换骨脱胎，百病不生，好享那福禄寿三字矣！”又见二位上圣各取出一本簿子，不知神圣们怎样写法，写罢，化阵清风而去。彭剪此时觉得精神百倍，当时满心喜悦。列君，如今这个就是活在人间八百多岁、娶一十三妻的彭祖——享大福寿之人也！正是：凡人未服金丹药，想活百岁也艰难。

此夜已交四鼓了，彭剪想道：“任小姐教我事完之后，仍旧回府中歇宿。我知他的意思，恐怕周公爷见我今夜不死，又在外一夜，心中定然生疑，必要问个水落石出。我何不依任小姐的话，赶回府中去罢。”想罢，便叫醒了庙祝，开了庙门，奔回府中，暗暗的叫开了大门，入自己房中，倒身便睡。

再讲周乾是夜独坐至五更，以为彭剪死了，忙取天罡剑，唤醒小童提了灯

火，亲自来至彭剪的房中。推开了房门，走到彭剪床前。只见他四肢不动，仰面朝天。双睛微闭，只当他死了，由不得哀叹连声道：“可怜平生忠厚，今日竟成乌有！”忙把金冠摘下，打散头发，仗剑步斗，口中念咒，要想勾住彭剪的三魂六魄，不至散乱，然后想用法超化他，投生个好处。

不想彭剪一觉醒来，睁眼一看，见周公披发仗剑，在那里踏斗念咒，一咕噜翻身站了起来，把个周公吃了一跳。仗剑厉声喝道：“强鬼休得作祟！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彭剪此时由不得笑将起来，道：“公爷，你作什么法？”周公闻言，定了元神道：“彭剪！你是人还是鬼？”彭剪道：“我是人，并不曾死。怎么是鬼？”周公便叫小童提灯照着了，细细看道：“奇怪奇怪！谁教你的良方得命回生？快快说来！”彭剪道：“该死不死，再活几年。何故国公倒着急起来？难道一定要我死方才遂心？”周公闻言心中不悦，怒而暗想：“这奴才尚敢吱唔诓我！且哄他到书房里去，再细细审问，定要追出是个什么人教他的方法破孤的八卦！”想罢，唤彭剪：“跟我到书房去！”当时，彭剪不敢违背，只得随著周公走，心里想道：“他必要问我根由。我纵死，也不说出是任小姐的名字来！”

不觉已到了书房。周公当中坐下，理好了发髻上冠，放下了天罡剑，便叫小童：“去叫几个人进来！”不多时，就进来了几个家人。周公喝声道：“与孤把彭剪捆绑起来！”众家人不敢不动手，忙取绳索来，把彭剪捆将起来。彭剪喊道：“彭剪无罪！”周公大怒，目视彭剪道：“你欺瞒我，焉得无罪？你快快说出何人设法救你便罢，若不说出，孤就要活活处死你！”彭剪闻言，连忙跪下道：“彭剪是个愚人，有什么法力？晚间时候，打定待死的，不料倒睡了一夜，又不知怎的不曾死？”周公不待说完，一声大喝：“啐！满口胡言！不打你，不说出真话。左右，与孤先抽他一百！”就有两个家人走去拿了两条皮鞭，走至彭剪的跟前，一齐动手，真正的打了一百。只打得彭剪倒在地下，哀哀的叫痛。原来，为官家的皆云公门，但岂是无私？这些家人况与彭剪合好的，谁肯狠心痛打一百鞭？一百中，不过二、三十下打着。因此彭剪不甚吃亏，连叫道：“公爷屈打彭剪了！自己阴阳算错，与别人何干？”周公大怒道：“你平日老诚，今日竟然撒谎！孤也不打你，左右，再加一条绳索捆住他中截，与孤抬在廊檐下吊起来！”此时，彭剪也觉疼痛，只为桃花女有救命之思，昨夜谆谆嘱咐，教他不要说出其名姓，当时忍着痛，并不说出。

周公走至阶下，问道：“你快快说出实话，不但不责治你，孤还要重重赏你。孤看你满面红光，又添寿限，必遇奇人传授你换骨脱胎之法，你可细细说来！”彭剪闻言，心中吃惊道：“好利害也！不但占卦灵准，就是看相也准了。我今没有推却，只不言语，看他怎样盘诘罢。”即便两目紧闭，口亦不开

。周公一见，心中大怒，即抽身回了大堂，取了天罡剑在手，奔至彭剪跟前，大喝：“彭剪！你若不说出，就有欺主之罪！”说罢，凶恶狠狠，就要举剑砍下来了。彭剪睁目一看，唬得魂不附体，大叫：“公爷饶命！待我说就是了。”周公狠说：“少若迟延，孤就一剑分为两段！”彭剪忙道：“是石宗辅左邻任太公之女任桃花，教我昨晚三更至三官庙，等候北斗星君来求寿，故此得活的。”周公闻言，便叫人放了彭剪，即回中堂坐下，开言呼：“彭剪！何不早说？”彭剪谢罪，又言：“桃花小姐再三叮嘱，教我不要对公爷说知，恐防公爷生怒，记仇于他。就是石宗辅，也是他教的。”周公闻言，不由得大怒道。“好阴人！破孤的八卦倒也罢了，又教石姓母子来羞辱于孤，我誓不与他干休！”彭剪听了，忙叩头道：“公爷休要记小人之仇！若是记仇，就是彭剪连累他的。公爷！可怜他父母单生一女，年纪又幼小。”周公道：“这阴人多年纪？”彭剪道：“今年才得一十六岁。”做书的又说明：桃花女与周公先后下凡，何以周公若大年纪？只因天上一刻，人间数秋，周公下凡多了桃花女一、二时辰，故此大了数十岁。

闲话休讲。且说周公见彭剪说出了真情，便赏他十两银子，去调养伤痕。彭剪谢了赏，周公又吩咐他：“不许到任家去说破，若是去说破，孤若知道了，罪上加罪！”彭剪诺诺连声道：“不敢，不敢！”自回房中去了。

周公暗想道：“任桃花小小年纪，有这般道法？孤有些不信。待孤查查看昨晚果是北斗下降否？”忙掐指一算，果然昨晚三更初刻，北斗降于城东三官庙，心中大惊道：“任桃花果是术能通神！朝歌城内有了他，只怕孤万不能出他之气。”左思右想，闷闷不乐，在花楼上走来走去，猛然想起道：“孤何不如此如此，……方消我心头之恨！”想罢，连忙叫一个家人，名唤许成，即吩咐道：“你与孤叫过官媒到来。”许成领命而去，周公仍坐等候。

不知用何计策害得桃花小姐，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骗亲事欺瞒诈就 误中计强逼联成

却说周公命家丁许成觅取官媒，去不多时，已领了一个姓蒋的一官媒进来。周公见左右人多，吩咐各各外出，周公当中坐下，蒋媒上去叩了一头，他便微笑开言道：“官媒，你可知道城南有个任家，他屋里有个女儿叫做桃花？你认得不认得？可见过任桃花否？”蒋媒道：“任家老妇人也认得，他家资数万，是个良善人家。到是任小姐我从未见他一面，但未见过不敢妄说。大约他小姐已有十六、七岁了。”周公道：“孤已知这小姐相貌端庄，意欲聘他为媳。你若做成此事，孤重重谢你！”蒋媒闻言，暗想道，“我从不曾见周公有儿子。今日此话，有些古怪！”周公见蒋媒迟疑不答，便心中不悦，又问蒋媒：“为何不言不语？”蒋媒道：“非是不言语。小妇人想任太公是个平民，怎

敢与公爷对亲？”周公道：“你只管去说，孤只要聘他为媳女，三日内就要成其好事。妆奁一些不要他家的。”蒋媒不待说完，道：“此限一发难成了，那有三日就要过门的？日子促得太狠，岂不是叫小妇人空去跑走的？我看公爷必有主见，倒不妨与小妇人说说，好到那里，随他如何，倘他有什么大翻悔处，自有公爷阻挡，料也无妨。”周公闻言，回嗔作喜道：“你果然伶俐。孤实有心事，要整治任桃花这小贱人，因他破孤的八卦。孤对你说明：我并无公子，今不过凑成圈套，诓他过门，好制死了他。因后三日是个凶神下降日子，故此定了，包管他一下轿，就要命丧无常。此乃暗暗要制死他之法，与你媒人无干。你若做成此事，孤谢你黄金百两，断不失言。”蒋媒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公爷生气。任桃花是个闺中女子，为什么破起国公爷的八卦？若能是暗暗制死他，倒也是人不知鬼不觉，小妇人情愿去走一遭。只是要想个计儿，诓骗得任太公许允才好。”周公见蒋媒的说话投机，心中大喜，道：“不难，待孤先算一算，看是如何？”连忙掐指一算，就得了主意，道：“诓亲之计有了！方才算得任太公不在家中，往庄上去了，明日巳时回来。孤叫许成同你前去，在他的门口等候，必须如此如此。若依了便罢，若是不依，你们说孤要经官告他女儿用妖术邪法破了孤的八卦，不怕他不允！”蒋媒闻了大喜道：“此计大妙！小妇人明日就去。”周公大喜，赏了蒋媒的酒食，又先赏白银二十两。蒋媒欢天喜地拜谢回家而去。

到了次日，便复来会合许成，一出府门，在路上又商量停妥，一直来至任家门首。刚刚到了巳时时候，只见任太公从那边来了。二人一见大喜，暗道：“国公的卦儿真灵！”一面想着，任太公已到门首，下了牲口。家童提着一包衣服。这任太公见蒋媒同着一个人并在他门口，便笑道：“蒋大娘，你为何不进我宅去坐坐？站在门首作什么？”蒋媒迎着笑脸道：“太公，你看我这筐里是什么？昨日我小女下茶的日子，一应主顾人家，我都要送些东西，将这茶饼来与太公、安人的，恰好遇着太公回来，可教小哥送进去罢。”说完，便把那筐里东西交与员外的跟随小童。太公道：“原来是令媛有了出阁的日子，可喜可贺！且请进舍下奉茶。”

蒋媒连忙答应，同着太公与许成一齐进到大堂坐下。蒋媒忙向童子手里取回那筐子来，递与任太公道：“太公，你且看看，原不成个东西，不过尽些敬心而已。”任太公连称“不敢”，用手接过筐子来一看，上面盖着一块红绫，一对金花，便伸手拿起，顺手放在桌子上，筐子里放着十来个精致点心。蒋媒在旁凑趣道：“太公，你吃个尝尝！”任太公一来从庄上来，未曾用过饭，此时腹中正在空饥，二来又见点心精巧，老人家多嘴馋，又见蒋媒在旁凑趣，不觉就拈一个放在口中。家童已携出茶来。太公便一面让他食茶，自己又取

杯茶来食，慢慢的送着点心饼儿，又言：“好点心！真是清香满口。”蒋媒人装疯作狂，取了那对金花，走上与任太公戴上，笑道：“有趣。有趣！今日取个吉利，等老身明日寻个好姨娘来，与太公生个公子罢！”太公只当他取笑，口中不住的道：“这怕不能了。”许成忙取那块红绫披在太公身上，便一齐跪下叩头道：“恭禧太公，贺禧太公！”当下太公一见，忙问：“二位如何这般取笑？”忙伸手来扶。二人起来，道：“我们实说了罢！这是周国公送来与员外的。因他有位公子，想要娶你家小姐为妻，今年也是十六岁。只是日子太速，恐怕员外不准，故此设下这个计策来骗员外。休怪，休怪！”太公听了，才知是诓亲之计，心中着恼道：“这是婚姻大事，也要两家情愿。难道他倚仗国公之势，欺压平民百姓，我就怕了不敢开口，即许他不成？如今老汉偏偏不允这门亲，看他把我怎样了？”蒋媒道：“太公不须着恼，这位就是他的家人，我合他来的。我也说过，怕太公你老人家不依。国公道：‘不妨，若不依我，定必经官告他用邪法妖术破我的八卦！’你可想朝歌城的大小官员，那个不与他交好的？怕你要吃亏了！”

任太公听罢，并不开言，自沉吟道：“悔道不该叫女儿混管闲事。如今若不依他，告到官去，我定然吃亏，我又吃了他的喜饼。”再想：“女儿是要嫁人的。如今与周公之子匹配，也算荣耀了！”随道：“二位，这国公与老汉结亲难道不好？到底贵贱不敌，而且姑爷未见过，日子又太速。”蒋媒笑道：“太公与国公结亲就算同体，况且他家来先就太公。他的公子不用说是娇生贵养，自然貌美。止有日子太速些。公爷也想过，先已对我们说过，说：‘任太公若嫌日子太速，可说我一些妆奁也不要，止要小姐一身过门就是。’”任太公听了，心中喜悦道：“既是如此说，老汉还须对老妻商量定，我一人也难作主。”蒋媒道：“夫为妻纲，太公若允，安人必许允。我们就此回覆国公的喜信，说太公允了！”许成会意，与蒋媒一起走了。太公独自一个，呆呆的在大堂上坐了一刻，想来想去，心中也觉喜悦。只因他是攀高结贵，就忘却了利害，笑盈盈向宅内来。

任安人看见太公笑呵呵的进来，便立起身道：“员外回来也！”忽见他头上插着两枝金花，肩上搭着一块红绫，不由的笑起来，道：“员外大喜！今日还是与人家作赞礼郎也？还是娶了姨娘，簪花挂红，拜过天地？”任太公也笑道：“安人，你都说不中。老汉有喜，你老也喜！”忙坐下，把国公差人来求亲的话，细细说完了。又言：“妈妈向我说女儿是个贵相，如今果作了贵人。你我老夫妻倒沾些他光！”安人听了，也喜悦道：“一个百姓人家，与公侯对亲，自然借光荣耀。只是不备些妆奁去，却不成礼款。”任太公笑道：“我家要些妆奁何用？就是女儿去了，日用衣服东西那一样不是新的？其余的俟三天

之后办起，送去周府，也不为迟。只有一件，不知女儿悦意不悦意？我同你去对他说说。”安人见太公说的有理，便一同来至后花园里。

只见桃花女独自携着花罐，在那里浇一株桃花。两老齐呼：“女儿，何须自击浇树？教侍女们浇溉可也。”桃花女一见爹娘进来，忙放下花罐，一齐上了花亭坐下。桃花女见太公簪了花，披挂红，便笑道：“爹娘今日有何喜事簪花披红起来？”任安人便先开口道：“我两老之喜，俱是我儿你携带的。”便把“周公差人来求亲，你爹爹已许他十九出门”的话，一一说了。桃花女不待说完，早已杏脸焦黄，“哎哟”一声，身不由主，在椅上扑跌下地。

不知桃花女性命如何，婚姻事允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恼婚姻需索聘物 请凶煞中毒施谋

当时桃花小姐一闻父母许了周家诳亲之约，不待两老说完，桃花小姐怒气冲冲，坐立不定，在椅上倒扑跌下。正是：娇花经雨底无力，弱柳临风舞不胜。

任太公见女儿翻扑跌在地下，夫妻二人唬得魂不附体，连忙一齐上前，抱扶起道：“我的娇儿！何故如此？”竟哭将起来。这桃花小姐坐定，带闷道：“爹娘作事好不三思，受人圈套也！这是周公之计谋也，如今中其计了！孩儿算得周公并无什么公子，且夫人已是早亡过了，只有一女，今年已是十六岁了。如今一刻要娶女儿，三日就要过门去，孩儿大料是为着彭家哥哥之事。只因见孩儿破了他的八卦，羞恼变成了怒，今日来求亲，是想用法置死孩儿的。只此怕孩儿要与父母永别，再无见面的日子了！”任太公夫妻听了这话，唬惊的发呆道：“好端端的，为何说出不吉之言？”桃花女原不是个凡人，料事如见，忙掐指一算，已明透洞理：“十九日是个凶神下降，大败的日子，周公择此日子，要冲死孩儿！”太公便大怒道：“周公如此可恶！而来计害。老汉不要这条老命，与他拚了！到官府理论，也不怕他！”把头上的花红拔了下来，揉的稀烂，地下揉踏数下。

桃花女暗想：“我既奉玉旨下凡，来破周公法，料躲不过，不如安稳两老之心，免他着急。”便道：“爹娘放心！此乃天数，女儿也不怕他！只是养儿一场，并无一些报答，乃负却父母大恩。”任太公夫妻听了，双垂珠泪道：“这样不利凶日子，如何允得他的？”桃花女道：“别人遇之有害，女儿可能破解。别人尚能救脱，今日到自己身上，难道反不会救？爹娘放心，女儿不怕！此去不过三日便回来。只道是要周公给女儿几件东西，便依他日子。”太公闻言，大喜道：“比如要周公些什么。我好叫蒋媒去取。”桃花女道：“这不是奇难物。要二尺红绫，花轿上绣上八洞神仙，花轿要用杂色绸结成，空的宝瓶一对，内放五谷熨斗一个。花轿一到门，用檀香柏叶，放在瓶内熨斗中烧

，要他家人一个，提着熨斗，绕轿三匝。方才进门。大门二门，要马鞍一个，方斗一个，新人下轿跨过马鞍，然后才拜天地。再要他家自大门起，直布彩毡到内堂，新人一下轿，脚要不占坭。还要他家的彭剪到来，听候我们使唤。若周公有一件不许我们，女儿就不允嫁去他家。又只要教他的公子亲来入赘。爹爹可即照此急备周全，不得少误！”当下任太公一一记清，自又取过文房四宝，逐一件开列纸上，俱依着女儿所说出之物，一件件无差。夫妻又知道女儿有此本领，不怕周公，定然无妨，便把忧愁撇去，也欢喜起来。又唤：“我儿，你说能破他的法，爹娘自然放心。待蒋媒来，就叫他与周公要取这些东西便了。”两老才欢欢喜喜的出了后园。桃花女仍在园中打点破周公的法不提。

再说蒋媒与许成回府，见了周公，就把“任太公许亲，十九日过门”的话，说了一遍。周公闻言大喜，此时赏了蒋媒银子，又赏许成十两白银，又恐怕任太公夫妻反悔，吩咐蒋媒与许成登时备全聘礼、酒盒各物，唤了府中几个仆妇跟随，纷纷牵羊担酒，竟到任太公家下礼物。

到任家，任太公便叫内使们自在大堂上待茶，女客请至内室。但礼物不用过目，一概教人抬入大厨房去。蒋媒与几个仆妇进了内房，朝上叩头，言道：“任太公、任太太恭喜！”这回老安人叫声：“蒋媒，我问你，你办事为何这样糊涂？如今诳亲的事我倒不恼，只是不该择个十九日，乃大凶煞日。周公爷是个明理之士，为何不察看，竟拿纸棺材来糊糊涂涂瞒我？我如今也不追究了。但你回去说知周公爷：将上轿所用的东西预备，若少一件不给预备，莫怪我们悔口。凭他家去告官，我愿吃官司！”蒋媒忙谢过，解曰：“老安人请息怒！若要些东西，只怕世上没有；如果有的，小妇人包管教周家办齐，决不食言。”任太公道：“也不是世上没有的，不过是日用的物件。这里有个红单，上面开明白。你且拿回府中与周公爷，照单上送来也罢。”把红纸单递去。蒋媒接过，但认不得字，叫：“太公，你一一念过，看是什么的东西？”太公便把单上写的物件说完。蒋媒笑道：“我只说天上少，地下无的，原来是这些东西，不难，不难！包在小妇人身上，不少一件！”

任太公道：“烦你对周公爷说，今日要的物件是个卜阴阳先生算来，说日子太凶，要这东西，或者解得，若不然，就要犯死我女儿，故此啰嗦。但我是个民，既不肯食言赖婚，周公乃公侯贵人，不要吝啬不办。你们且回罢！”蒋媒诺诺，连连答言，忙与众人拜别太公，飞奔回府。见了周公，又言：“任家好利害也！好象他们有个耳报神一般，公爷的事也一一先知。”又把太公所要之物红单递上。周公接来一看，道：“不难，一一依他。你可速速回报个信，说孤件件准依。至临期，教彭剪送过去，且听他使唤就是。”蒋氏听

毕，又往任太公府里说了。

原来周公的《天罡神书》止有占算之法，并无破解之用。至此周公把桃花女所要的东西看轻了，不在心上。到了十八日黄昏时候，周公独坐在书房掐算那些凶神下降的方位，就知四绝、四灭星在东北，哭丧在北，天罗、地网在东，斗木犴、鬼金羊、卯日兔、星日马在东北角。心中大悦言：“群凶聚合，又与孤这所房子甚合方向，不用去勾齐。若是别人，只用向一方，就可治他性命。孤想桃花必有些本事，况且要了许多东西，安知不是解法？倘被他弄了手段，逃脱此难，反显他之能，孤有何面目？今做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量这些凶神恶煞下降的方向，他必算不出。孤何不再暗暗勾上几位恶煞，在各方等候这个阴人？只看他的花轿一过，不拘遇着那位凶神，就把这个狗贱的性命结果了！纵有法术，也教他顾不得许多！”定了主见，忙去沐浴更衣，取了《天罡神书》揣在怀中，提了天罡宝剑，一到后花园中，吩咐小使们预备下桌子，香花、灯烛、新纸笔、黄纸等物，放在桌案中。吩咐侍从人等俱退出去了，又不许在外窥看，自己关了门。只待那天交三鼓，周公走至桌前，把自己之金冠摘下，打散了头发，将《天罡神书》取出，照定上面的符篆，用新笔写上一一是朱砂在黄纸上面书道灵符，左手提剑，右手焚符，念咒罢，用天罡剑往上一指，只听得起了一阵怪风，风响过，从空落下一朵烟云来，托着一员天将，好不利害也：头戴金盔生煞气，面如黑染竖浓眉，眼似鳌山灯盏，胡须一部硬如针，竹节钢鞭手内擎，上天敕旨封大帅，“黑煞”二字鬼神惊！

一声响，法身立在案桌之外，躬身道：“法官唤吾神那里使用？”周公忙闭双目，口言：“无事不敢冒渎尊神，明日巳时，乃桃花女出嫁之时，借力与我前往任太公家等候，看他上轿的时候，可用钢鞭把任桃花打死轿内后，请归本位。”只听得“遵法旨”一声，开目就不见了。又把第二道灵符化了，甚是灵速，早从空下了一位披头散发，浑身穿孝，右手提了一个黄磁罐，左手拿了一根丧棒儿，这位神是专管人间丧事，乃丧门正神也。周公见此位神将威威迫人，忙闭了二目，乃神躬身问差使，周公又言：“不敢冒渎尊神，明日巳时，有任桃花的彩轿到门，烦上圣在大门左边等候。倘任桃花一下轿来，仗神威灵将他冲死后，请回本位。”有神圣言：“领法旨！”化一阵风，也不见了。周公又忙化第三道灵符，请来了吊客尊神，又请他在右边把守，必要把任桃花冲死，方许回本位。

不知第四道灵符请得那位神圣，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明陷阱顾图解脱 知后事先泄玄机

却说周公又把第四道灵符化了，只听得空中风声大作，与别的神祇不同

，降下了一位猛烈神。有一首七字赞为证：洁白银盔生杀气，素披甲上砌龙鳞。腰中系宝磨珍玉，战靴五彩起祥云。

面如傅粉神眉竖，眼光四射好惊人！法体金身高一丈，画戟方天手内擎。若问此尊神名字，威镇四方白虎神。

白虎神来至桌前，道：“法官有何法旨差遣？”周公道：“无事不敢褻渎，只因明日巳时，迎娶任桃花。伏乞尊神神力发威，在洞房中坐帐时，将此女咬死，方请回归本位。”白虎神领了法旨，亦闪闪腾空而去。当下周公请完了四位正神，把《天罡神书》收起，理好了发鬓，叫人进来撤去供物，回至上房，心中大喜。暗自言道：“任桃花！孤看你有回天本事，也难脱得来此灾！请这四位尊神，不是心中万毒，暗害于你，也是你自取之祸也！”想了一回，时交四鼓，方才睡去。一夜无话。

且说桃花女一心要与周公见个上下，便把一切宝物，收拾齐备。到了次日清晨，梳洗已毕，忙到后园浇了桃树，自觉心中不宁。忙掐指一算，便知袖里阴阳，自不由暗笑，叫言：“周公！你小觑了我。今又添请了四位凶神，想来暗害，可惜你枉用心机，怎能得来害我？”忙回转绣房，将收拾的锦囊打开，取出一枝小小的桃枝，拿至后园。口中念念有词，用气往桃枝上一吹，喝声：“如意主，好还原！”忽见那桃枝一刻长将起来，竟似一枝七足长的画戟一样，提在手中，把青丝打开，反罩了他的粉面，一手掐诀，口中念咒，将画戟往上一指，喝曰：“红煞尊神速降！”桃花的根基道法，比周公高些，自他在瑶池修炼的久，天书又是炁真人所赐——炁真人乃诸神圣的首领，桃花女念的咒是炁真人勾神咒——故此不用烧符步斗，一阵风过后，就落下一尊神，金盔金甲，立在桃园，口称：“法师唤吾神有何使用？”桃花小姐一见红煞大帅下界，忙紧闭双目，道：“今日周乾卖卦，泄漏天机，被小仙两次破解，尚不知醒，痛悔前非，以挽回天怒，今又立下万毒心，用诓亲之计，暗遣黑煞大帅守在门前，专候上轿之时，要害我之性命！今不得已，借使尊神神力，在暗中保护，到临期见黑煞神钢鞭下时，求乞尊神用金鞭架住，待小仙的上了彩舆出门之后，方可领黑煞神一同复位。如违，按法书所贬！”

桃花女撒诀，红煞神即随风而去。任小姐慢慢的扎好青丝，向画戟上吹了一口仙气，便仍是一棱小小桃株。小姐又在桃树上撅了三枝嫩枝儿，又把柳树枝儿撅了一条，一齐带回绣房中，亲自做了一张弓儿，三枝箭儿，放在一边。又取了几根棉线来，左十字，右十字，做了一个象筛箩的样儿，分经出纬的，用戒法戒好了，一齐收拾。看看天将巳时牌，又听外边鼓乐到门，铿锵之声振耳。

忽见太公夫妻全穿着吉服，连忙走进来，唤叫：“儿呀，周家的彩舆已到

门了，你如今怎么样？”桃花小姐闻言，不觉垂泪道：“爹，娘！你两老空养女儿一十六秋。今日女儿到周家，必不相容，有一场恶斗，生死已难预料定。只有几句言词，两位大人须要在意！”任太公夫妻早已痛哭起来，说道：“我儿不必过忧，且放心前去，料得周公法术斗儿不过。你有话，只管讲说明，不须隐讳，我两老那一个不依你？”小姐便念道：无阴无阳不到头，莫道行善反无后。无儿日后却有儿，大数来时白日飞！

双跨木云朝玉阙，子午甲戌是了期。丝毫不爽天地数，桃园久已待孤椿。方显人间行善乐！

此皆是任太公日后夫妻白日飞升，作桃园的上神。此是结局后话，不多提。只有桃花小姐说完了，又言：“巳刻时辰已到，孩儿也要收拾收拾预备。爹娘不必伤心！”惟有任太公夫妻那里忍得住？两老上前携住桃花女，放声大哭。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只听得使女们回说：“彭太爷来也！”有任太公夫妻闻言，止了哭泣，抬头一看，果是彭剪走进来了。开言叫：“叔、婶、贤恩妹，不须苦哭了，小侄有话告禀。”当下任太公一见他便含了怒：“彭剪！你是好人呀！我女儿一再叮嘱于你，叫你不要说破，你今竟已说泄出来，使周公记下仇，结下冤，今用此诬亲之计来算计我女儿！他是本无公子。不过候我儿出门后，要置治他之意。此去我女儿若无差池便罢，若有差池，我这条老命定同你一并周公拚了。与你二人势不两立！”当下彭剪听了，急的面青面红，双足乱跳，道：“小侄那日何尝肯直说？至周公三番五次诘问，又打我数百，仍不肯说出，到后来他大怒，恶狠狠仗剑要杀我，我不得已说出来。他把我问罪了，不许我出门，由此不得到来禀告知，原是罪大如天，教我今又不知他用这些诬亲之计……”

彭剪口说未完，这桃花女叫：“爹爹、母亲不必埋怨错怪于他了。”又呼：“哥哥，如今周公差你来的，不是说闲话的时候。我正要有重重大事，在你须要谨谨依我调度。我今有些东西交与你。”说毕，忙取了弓箭一把，交彭剪道：“你可收下带在身上，候我花轿一进大门，你可如此如此，这般行事。”彭剪连连点点头。又把个线做成的筛箩交与他，密密的嘱咐了一回。彭剪接下，暗暗拿了出去，放在花轿内。

桃花女随带了各物，头戴八宝珠冠，身穿大红蟒袍，足下穿一双黄缎道鞋，不肯沾土，就站在炕上，戴好了碧玉带。蒋媒此时也到了，进至中堂。忙拈递上三尺红绫，一对宝瓶，内盛满了五谷。桃花女教他把红绫盖在他的头上，一只手提一个宝瓶，心中暗想，自言：“此妇心术不正，我今番用他替我罢！”随叫一言：“蒋妈妈，你不可离我左右，明日来我家，赏你白银二十两。

”蒋媒听了，大悦道：“小姐，老身本是到来扶持小姐过门的，如何又敢妄领太公的赏？”任太公道：“只要好好的小心扶持，待我女儿过去，我就赏你银子二十两，定不虚言。”

又道小姐便叫父亲来抱他上轿。——今日桃花女用的人并物件，原是为镇破那些凶神恶煞之作用，岂知后来人大凡迎娶，俱照此式这般行事，日后竟成了风俗，作为要事。——一刻，任太公便把桃花女抱将过去，大哭：“儿呀！你要老父抱过你出去，愿同你老父母一般大年纪，今日成人长大，夫妻百年好合，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百无禁忌。”有任安人也跟随在后，一程送出，放声大哭。正是母女分别，情不能已，况且他无儿子，止有此女，今日一别，又未知吉凶如何，正见苦切。放声大哭。连打动彭老，也陪些眼泪。

桃花小姐得任太公抱上轿，方才坐下。忽然一阵怪风向花轿吹去，只见一钢鞭打过来。原来是周公请到黑煞神，一见上了轿，忙将钢鞭打下。只见左边又飞出一条金鞭，把钢鞭架住，这红煞神早已露出法体。这黑煞神见红煞神架住他鞭，不能打下。有黑煞神道：“吾奉周法官的天罡正法来打死任桃花女，尊神何故用金鞭架救脱此女？令吾不能覆他法旨，奈何？”有红煞神陪笑脸道：“吾也奉任桃花用炁真人的神咒勾来救他，二人须乃系阴阳斗智，然毕竟任桃花出于正，他乃奉玉旨临凡，要激恼周公争斗，以返本还原，免生堕落于凡尘也。他二人归期不远矣，我二人又何必听其私勾使唤以伤和气的？”黑煞神听了，道：“尊神所论，深合玄妙之旨。请各归本位。”当时，二神驾云回天。

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邪斗正神圣无私 真赢假阴阳有准

再说任桃花小姐花轿一到周公门首，早有红、黑二神应兆：一奉周公天罡正法，要打死桃花小姐；一奉任小姐、炁真人的神咒，特来搭救护他。当下二神圣各各说明其原由，登时各驾云端，各归本位去了。只有桃花小姐的花轿，一路出了大门，鼓乐喧天，笙簧载道，无数家丁前呼后拥，跨着骏马雕鞍而去。街坊上的百姓见周公是归田相爷娶媳，花轿用绫绸结成，绣刺十八洞天仙围绕上，周围红缎包过，真乃光耀夺目，无不赞美道：“公家与民间迥别！”内有明知周公无公子的，皆云：“续娶夫人，自然奢华也！”桃花女在轿中听得此言，心中恼恨道：“若不生处周乾，焉能解今日之耻？”一路十八洞仙像，各凶神不敢近，所以桃花女安然无事。

花轿一到周宅门首，任家的人役就教蒋媒：“快请周宅的人出来熏轿！”蒋媒进内达知周公。熏轿毕，周公便问蒋媒：“你见任桃花上轿之时，有什么响动？”蒋媒道：“小妇人在旁边，见他父母抱他上轿，一时响动没有。

”周公闻言大惊，说道：“奇了！想来这桃花法力也不小。连黑煞神大帅他也能躲得过，料想那大门外这些凶神又不中用矣！还亏把丧门、吊客请来，暗暗的在他左右，看这阴人还有什么手段法力来破解！”便对蒋媒道：“他既要孤的人役出外与之熏轿，即孤自去也何妨？左右，快与孤拿熨斗烧焚起来。放柏叶、芸香在内，待孤熏了轿，好待这阴人进门去！”当时左右家人早已预备各样物件，拿与周公。

他即接转忙跑出外，向着那花轿前绕着走了三回。但这周公不知那柏叶、芸香是僻邪之物，一刻灭绝了哭丧等一众邪神，早已站立不住，各已闪避了。只有桃花小姐在轿中听得周公亲自出来熏轿，少不得是暗暗笑他。又言：“好呆子周乾也！连柏叶、芸香能僻灭诸邪妖，也不明矣。”观此便知周公不及这桃花女，他所用取之物俱是破解他的凶神邪妖的，周公尽皆不知，只道桃花女有什么法力治得各凶神之意耳，周乾不知各物相生相克也。当时周乾熏完了花轿，走进大门，把这熨斗各物丢在一边，又吩咐：“各闲人俱各站开！待等新入上大堂下轿，你们再……。”那周公的意思，明知自己下了辣手，今桃花女一登上大堂，自有手段作用。思量要自家的本领与人看看，方仗他之能，二者又报了昨前连连破他八卦之恨。

今日指望桃花女必死在轿中，即传言出去，说公爷之命，吩咐上大堂方止步，抬进花轿进门。但是晚彭剪受了桃花女的传法，看住轿夫抬起了花轿，他便先行几步，走至大门口，面朝里，背朝外，取出柳弓一把，桃箭一枝，双手举起弓箭，搭催扣定，高声念道：柳木弓，桃木箭，射了左扇时射右扇，丧门、吊客影无踪，一切凶神不见面。

当此彭剪搭上了弓箭，念咒语了，照定门上正中一箭。惟有丧、吊二位凶神最怕这两样东西，弓弦一响之时，二神那里站立得住？即忙忙驾上云端，回归本位去了。故今后世一逢不吉时年，大门上皆挂着柳弓、桃箭，就是这个缘故了。

当时周公只道桃花女定不能退走两位凶煞神，桃花女必然订决，故私自出来在旁偷看，即亲自出持熨斗绕轿，亦是借意而出耳，岂知反在桃花小姐算中！此时彭剪初发一箭，见射的高兴了，也再放第二箭，岂料那枝箭便向周公面门飞奔射来，周公眼快，喊声：“不好！”把头一闪，刚刚在面旁耳侧躲过，心中大怒，喝道：“何人胆大？胡乱在此放箭！”暗抬起头来，见是彭剪手提着一张小弓儿，便喝道：“好彭剪！敢拿箭来暗射于孤！”彭剪一闻呼喝，吃了一惊，忙把小弓丢下，忙答道：“彭剪怎敢胆大？这是任小姐吩咐，教彭剪射向左右大门，又言公爷勾了什么丧、吊二客，在大门左右守住，要害死于他，故教我放此弓矢射退二位凶星，他方好下轿进门。我是奉使唤，与彭剪

无干。”周公听了，“哎哟”一声，连忙掐指一算，跳足连言：“不好了！一旦心血工夫枉用矣！倒败了孤的事！你且走去罢。”

此时周公进内堂坐下暗想，自道：“丧门、吊客二煞神虽被阴人所破，还有许多恶煞现今聚此，看他又有什么的破解法来？”

先说桃花女一下了那花轿，一媒扶着他，上下内外堂铺了红毡，桃花女穿双不沾土的黄缎鞋儿，在上面缓缓而行。正在离二重门，见是彭剪在彩轿中取出来一个线作的筛箩到，即忙来至桃花女跟前，双手抛起，盖将下来，早把佳人头罩住，念咒曰：线作箩比就天罗网，大红毡压住了拌脚绳。跨马鞍骑住了星日马，羊见凡草走无踪！

当时彭剪照着桃花小姐教的歌儿口中念着，又到二门口把方斗里装的草抓起来，一把把的向四下乱撒。桃花女趁此忙纵步从那马鞍上跨将过去，又即忙取出那身边的宝瓶，内有五谷，自己手中往地下一倒倒出了。正是：凡人虽作等闲看，到了仙家自有灵。

此时桃花小姐一程到了内大堂。当时周府的一众使女、仆妇，皆知是周公要用法力治死任小姐，任小姐一出轿即要死，如今见他安然无事，方知他的法术更高，周公用的反为所破解；又听得蒋氏所说，言他有沉鱼落雁之容，国色天姿，那个不想看看他？把一所内大堂，早已围得密密的，乃阴气太盛。有众凶神一路被桃花女用法制住，不敢近侵，见他已过了方位，阴气又太多，妇女们身上有不洁净者不少，其众凶神恐防沾染触了秽气，不能归位，只得一齐驾云，各归本位去讫。

当下周公见桃花女安然无事，一连进了三门，直至内堂，安安稳稳，只气怒的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骂声：“好本领的阴人！敢连破孤的法术。孤与你结怨已深，誓不与阴人两立！”又听得蒋媒叫道：“任家来的人只是要请新郎出来交拜，这便如何？”周公闻言，急的磨手无策，暗自言：“那便怎的打算？”想了一刻，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叫了亲生爱女天香小姐的，充当新郎来应一应，“快叫使女快去请小姐！”又唤过管家的妇人来，吩咐如此如此。

再言这妇人来至桃花小姐跟前说：“公爷说，今日不利日，新郎不合与新娘见面。令教我小姐来与新人交拜，权作新人，入房坐坐帐。”桃花小姐听了，暗暗喜悦道：“今日有了替身，不用又费一番作用也！”便立等不动，将那宝瓶交与蒋媒，暗在胸前锦囊内取了一面青铜镜，收入了袖里，高高两手拱着，算定了计。

又道天香小姐进来了，是听的鼓乐喧天，扬扬盈耳。当下两位佳人拱揖相让一番，然后交拜已毕，又有一班侍女拥随后面，进了洞房。其时天香小姐便

与桃花女揭去了盖面的红绫，他便定眼把桃花女一看，只见他生得不啻蕊宫仙女、月殿嫦娥，心中十分爱慕。只暗叹道：“可惜可惜，生得千娇百媚花容，今日被我父亲治死，真可怜也！”桃花女也将天香小姐一看，真是：娥眉如月巧弯成，二目秋波亮若星，八宝钗环添秀色，嫣然一顾显娇情。

当日桃花女见了天香小姐的花容，也暗暗赞赏：“好一位美貌佳人！是人间少有之姿。只可怜今夜代替我身死！”二位佳人暗中同惜恨，均同一心，然而二人皆不死的，此是后话。此时天香小姐先开言唤声：“任家姐姐请上床帐来坐罢。”

不知桃花小姐如何答话，能避得过白虎星在床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桃花女以法破法 周公爷图害被害

当下桃花小姐见过了天香小姐，二美人各有怜惜相爱之心。到底桃花女乃仙子降生，法门之女，一心明白过去未来，今夜出于不得已，要将天香小姐替位自己。当时那里肯先坐床帐？即冷笑叫小姐：“你是娇客，请坐了上首。奴只好奉陪。”

天香小姐道：“姐姐是年长的，奴不过今夜权代哥哥，怎好有僭先坐之理？”桃花女道：“既僭令兄，就算是新郎，自当先坐。”天香小姐明知父亲要暗害于他，又无救脱他手段，是出于无奈的，巴不得事完了早回闺阁，那里知道坐位方向的利害？又见桃花说得有理，便道：“如此说，依了姐姐，小妹有僭先矣。”便先到床上首想坐下。桃花女忙用绣帐往身上一遮。口中反念起催神咒，惊动了白虎大帅，一阵狂风起过，现了原形。那位猛烈凶星好不利害！见床上坐着一个阴人，呼的一声，向天香肩下一口！可怜：倏忽娇花经骤雨，不期嫩蕊遇狂风！

当时天香小姐“哎哟”一声，扑跌下床，口中流血。众妇女在下面看见，这一惊不小！急忙忙上前扶起，只见小姐面如金纸，口流鲜血，已直僵僵死去。妇女们呼之不苏，更放声大哭起来。就有人去飞报周公。

周公在外听得房中忽放悲声，只道桃花女着了手，任家人举哀，心中大喜。忽见人来报说：“小姐无故在洞房中倒地身死！”当下周公不听犹可，一听了此言，不觉如在高沟失足，扬子江翻舟，忙忙飞奔洞房，双手抱起了小姐，放声大哭道：“何故今日好端端的竟死在这里？”桃花女闻言，微微冷笑道：“周公！你想把女儿来唬谁人？你这话只好哄那些愚人，如何瞒得过我？你昨晚请了白虎凶星来，咬死了他，所以方才流血。好好一位小姐，竟被你自己使法害死了，还哭什么？”

周公听罢，又羞又恼，只得住了悲哭。又推起头来，将桃花女一看，只见他：遍体浑身着大红，天然媚态与仙同。

周公初见桃花女，几让娥眉古士风！

周公见他秋水为神，玉为骨，不由的发怯道：“怪不得这阴人如此利害，相貌先已超群！”无奈，只得陪着笑脸呼：“任小姐，这事你明，孤也不明。不知可有仙法解救小女否？”

桃花小姐笑曰：“周公，你学习《天罡诀》未尝不是，如何只会使，不会破解？你不怨自没手段，道术不精，怎一味怨人破你天罡八卦？今日既然求救于我，即救你家小姐，有何难处？快取河中的逆流水合柳枝，等我当面略施小术，立刻叫他活转，方叫你心服口服！”你道怎样为逆流水？大海长潮，小河退潮；小河长潮，大海退潮。以大海为主讲，躬取小河长潮水，为逆流水。周公听了桃花女之言，都是些堵嗓子的话，心里怎不受用受用？缘因救活女儿为要，就不敢与桃花女多分辩驳。即刻吩咐手下人：“快去取逆流水合柳枝来！”吹口气之时，两件东西俱已取到。桃花女令人取了一张凉床席，铺在地下，将天香小姐抬在上面，仰面朝天放定，不许闲人喧哗。他不慌不忙，将那柳枝取了几根，放在逆流水中，左旋三旋，右旋三旋，即掐诀念咒，中用柳枝蘸着逆流水，照定天香小姐脸上一洒去。真乃仙家妙用，咒念三次，水洒三次，天香小姐的三魂七魄归体，气转还阳，“哎哟”一声，道：“唬死人也！”杏眼双睁，一个翻身，慢慢的起坐在凉席上，只是发呆。大小家人妇女，无一个不喜欢，俱叹羨：“任小姐法能通神，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周公只羞得面红过耳，无可奈何，只得上前来拜谢桃花女。

那天香小姐活了过来，所见是任小姐救他的，心中感激不尽，忙拜谢桃花女救命之恩，也不回自己的绣房，便陪着桃花女在新房。但这二位人惺惺惜惺惺，你爱我，我爱你，两个都是一般大的年纪，十分缘合雅契。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周公此日羞愧难当，独坐书房暗暗思想：“今日这些凶神恶煞都被这阴人破了，反使白虎神将女儿咬死。虽得他救活，可恨他自显其能，当着众妇女们羞辱于孤！孤原使的是诓亲之计，未得将他治死，如今反平平安安坐在我府中。况且三日后他要见新郎，可拿什么与他？必须要一个死手，把这阴人了决。一来免孤之忧，二来能解孤心头之恨！”忙把《天罡神书》取出仔细推详，又得了桃花女的生辰八字，按着本命再细细的掐算，得了一个“黑犬镇压”之法，算一算再无一点解救的，不觉抬首笑道：“早知是等火，饭熟几多时，早若用这个法儿，也省了许多闷气！”想罢，即收好《天罡神书》，走出外堂，叫个家人道：“你拿铜钱一贯，立刻向正南方采买一只黑色的母犬，带到后园中听用，不可有误。”家人领命去讫。不多时，已把母犬买回，交与园中守着。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周公叫彭剪来，吩咐道：“你可到任太公家后园中，有一棵蛀的桃树，拣一正南方上的，砍大大一枝来，孤要有用。一路拿着，不许你回头看！你若回头看时，瞎了你的双睛，莫怪孤不早说。”彭剪领命，忙往任家对太公说了，到后园拣了一株高大的桃树，向正南方的枝子砍了一枝，直奔回府。周公大悦，便问：“可是向南的枝儿？且拿进后园去。”彭剪拿了桃枝，跟着周公来到后园，把黑犬牵出。周公便教人摆了香案，设供花、果、香烛，就将一枝桃枝撅断，蘸了朱砂，将桃花女的生辰八字写在上面，用黄纸包好，令人系在黑母犬身上，又把桃枝打个圈儿，又套在黑母犬身上，又拿桃枝画灵符七道，亲自拿去挂在母犬身上的桃圈儿上，手中掐诀，口中念咒，念了七遍，揭下灵符用火化了，写八字的枝儿圈也都除下，一共烧化，立刻将黑母犬打死。教家人埋在后园正南方，把供桌等物倾下，便哈哈大笑道：“阴人呀！今番孤看你如何躲得过？”原来那桃树枝是桃花小姐的本命，今周公先砍了，就治住了桃花女的窠机。那彭剪自己在外暗暗的偷眼看，又见周公如此一番作闹，心中就有些狐疑起来；后又见周公冷笑中自说出这利害之话，心下大惊，暗自言：“不好了！果然要害任小姐了。我何不速速去告诉于他，使他有个准备也好！”彭剪是向在周家的老宰臣，穿房入舍的，故此无人拦阻他，一直飞奔桃花女的新房来。

且说桃花小姐自从救活了天香小姐，这天香感他的深情，又是和合相投，一日不离。二人伴着谈谈论论，至三更之后才各回房打睡。这一日，因在后楼早妆，单有任小姐一人坐在房中，想要设法回家去，忽然一阵心惊肉跳起来，连忙掐指一算，心下明白，大惊曰：“周公砍了我的本命根，用黑犬压法治我，又得了我的生辰八字，纵有神仙手段也不能逃此厄，如何是好？”正在烦难。忽见外边彭剪忙跑进来。他的足还未立定，便气喘喘的言道：“贤妹恩人，今日不好了，大祸到矣！”即把周公又作法在后园，制治于你，并把他命他去砍桃枝取用的一五一十的事，细细说明了。有桃花小姐徐徐答应，呼唤：“哥哥不须着急，此事我已早知之矣。此名曰黑犬镇压，乃是和魔毒之计法。但此回我料也难逃此厄，命必不能生！你可看前番救你之情，今日你救我一救才好！”彭剪闻言，忙回道：“恩妹若有用我彭剪之处，虽赴汤蹈火，万死我也不辞！”桃花小姐一听了彭剪之言，心中大喜，言：“好了，小妹如此无碍矣。”

不知他又用何法解破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桃花三解天罡法 周乾再布压魔谋

诗曰：

阴阳反覆不寻常，相触日月色无光。

黎首瞻仰尽彷徨，大哉上帝离云乡。

手扶日月上天堂，安然偶立在帝旁。

果杲皎皎尘华裳，熙和万类庆兕觥。

却说周公用黑犬镇压法，要制治死桃花小姐，彭剪又问其解救之法，桃花女言：“他乃魔治之法，纵使大罗天仙也难脱解，必要三魂出窍，七魄飞空，是决死无救的。但彭哥哥可念昨天小妹救你之情，今日搭救小妹则个。”当下，彭剪急的顿足道：“我若有法术救得你，不用对你说，我就早早破他的法，救了恩妹！”桃花女道：“不是要你破他的法，不过要你依我的言语，我就有救了。”彭剪闻言，大喜道：“你教我的事，那敢不在心？你看昨天嘱托的事，件件都不误。你可快快说来，好去取……”桃花女道：“你听周公之言，到我家把桃树砍了。那桃树是我的本命，今被你砍了，就如塞断水源一般，纵有飞腾变化，也不中用。明日未刻，就是小妹的死期！”彭剪闻言，叹道：“如此怎好？只恨我一个愚人，不通玄术，不然他叫我，死也不去！”桃花女道：“今且不必悔怨，明日未时，是一定的死。我想得一个解法：我若死之后，周公必要即时将我入殓，待他抬起我入棺时。切不可等我下去才动手，只等他教人一兜起时，可拿木杖三根，将大门掩上，朝着门闩上连敲三下，高叫一声：‘桃花女’，却用右足将大门踢开，我是自有妙法活转来。千万不可误事！”彭剪道：“这时候早也作不得，迟也亦作不得，必须要看紧一兜起才做得。你想想，此去大门有多少远？倒怕我未曾跑到大门，你已入殓多时了，如何使得？”桃花女道：“兄长，你说的是。小妹忙中未曾细说你知之。你但看交申时，你便可先出去大门等候，若闻一阵香风过时，就是兜起我的时候了，你便即要急急可照我言行事！”彭剪点头道：“如此只要算得准，又有何难？恐防没有这阵香风，就不要怪我呀！”桃花女道：“是必然有的。”彭剪听了，心中尚觉半疑半信，又言：“若果有香风为信，你且放了心，交担在我身上！”说罢，急忙忙告别而出。

桃花女独在房中打点他死后防身的法宝，一件件都装在锦囊中里面，带在贴身的衣裳上。刚刚收拾方完，这天香小姐倒早妆已毕，来至房中。二人见了礼坐下，彼此相谈。桃花女半字不提他父暗害之心，似闲常一般的耍耍笑笑，一直至晚。天香小姐陪着桃花女用过晚饭，方才辞回自己房安卧。

惟有桃花女这一夜何曾合眼？坐在牙床上合着眼养神。养神到了次早起来，梳洗已毕，便也不戴钗环珠翠，只挽个道装，穿了一件水绿色的道衫儿，欢欢喜喜的，不露一些声色。

当日周公仍是放心不下，又暗暗差人来打听，回去报知都说他色相并无忧容之态，又无动作。周公听了，大喜道：“此番克去了他的本命星，他自然昏

暗矣！”俟到了晌午，忙进后园，写了催煞符，步起斗来，念念有词，把灵符刚化了。

只说桃花女同天香小姐在闺房中正是话得投机，忽然大叫一声，已扑倒在地。当日天香小姐与众丫环不知其故，一齐大惊。忙上前扶起。只见他气息全无，身软如绵，已见不活了。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有天香小姐一见，吃惊得手足无措，便大哭起来道：“姐姐！你好端端的为何一刻无故身亡？可怜你青春年少，月貌花容，今忽长逝，怎不教人痛心？”便抚着尸的哀哀痛切了。众丫环们都哭将起来，只哭得天崩地裂的喧哗。彭剪忙忙赶进房外，亦大惊道：“果也好利害的法术也！刚刚是未时，一些丝毫不错！”忙忙中一看，只见桃花女身卧地上，面色仍如生前一般，只是紧咬嘴唇，由不得大哭起来。猛然想起，暗自言曰：“我在此哭什么？快些出大门等候着，救他的性命为要，才是正事。”忙抹去目中珠泪，飞奔出大门等候了。

早有人报知周公。周公闻报大悦，便亲自踱进房来。只见桃花女果然身死了，便冷笑言：“阴人！你今还能逃脱得过孤手否乎？”天香小姐含泪曰：“爹爹，这任桃花虽然得罪爹爹，罪应该死，还念着他救了孩儿之恩，且容恕他一二，放宽大量，救活他才是！”周公笑道：“你小小年纪如何知道？此乃天数已定，谁人救得他转？”随即吩咐家人道：“任桃花死在未时三刻，殃煞太重，不宜久停。速速去办他的后事，走马入殓！俟入殓之后，再去除家报信，另行择日出殡。可停在大堂偏右之所，那间小房子内。妇女们不许举哀！”又吩咐看门的人把门关上，以防任家使女回家去报信。岂料先关了大门，倒来彭剪一番举动。

不多时，入殓一应物件俱已办备，现放在外堂。周公不许别人与桃花女另换衣服，即派四个使女前去抬任桃花的尸首入殓。四个使女领命，前去抬他尸首。不想四人用力，好似蜻蜓撼石柱一般，慢道抬起，动也动不得分毫。众人一齐诧异道：“小小身材如何有此沉重？”周公见了，又添上四个去抬，也抬不起。周公大怒言：“阴人生前作怪，死后还能成精？你们与孤一齐抬！”慢说多四人，再添些也无用。正扛抬得众使女们个个气喘喘，抬得遍体生汗，皆言“抬不动”，周公便喝退使女们，另召了四十个身强力壮的家丁进内，来抬桃花女的尸骸。当下家丁个个踱进来，即去头左右，也有扛脚两边，也有中央横侧，左右帮抽，七手八脚，乱个不住，叫声：“好奇怪也！好似生成在地下一般，休想摇动他一摇！”把个周公气怒，暴躁如雷，忙取了天罡剑来，照定桃花女膊肩上一挥砍下，一声并出火星响亮，反把周公的虎口震麻了，两手生痛，叫声：“好结实的尸首也！”一连照头面砍去几剑，连衣上的痕迹也没有

一破。各家丁，妇女们一齐惊异，皆言：“此女是个有道法的人，自是修成不坏身体！”

周公此时气得火上加油一般，一闻家人叹羨他道行，忿忿然连呼：“快拿干柴来！”左右不敢迟延，忙忙急取干柴到了。周公吩咐放在桃花女尸上，要将引火之物来烧化他的尸骸。就有一个家丁跪禀道：“若还一放火，岂不连房子……。”周公大怒道：“赶快取来我用！孤自有法，岂能连累房舍？快与孤放火！”家丁等赶快取了引火之物来，在尸首上下干柴里点起来。可见作怪，点了一刻，点不着，刚刚点着这边，那边又灭了。周公喝教家丁再加上油，灌于柴上，但加油竟似加水一般，反灭了干柴之火。使得浓烟四起，把周公、众家人熏得鼻水眼泪齐落，一哄跑出天井中站住足。

周公一想道：“你们且把柴搬出，且慢慢烧，其中必有缘故。且算一算，看这一阴人作弄什么法术？”忙掐指一算，叹曰：“原是孤失算！此是他用了重身法护他的尸骸，恐怕死后被人损伤。今且请来六丁，用神祇来，看你阴人怎又脱得过？”即使了天罡剑，摘去了金冠，披发，口中念念有词。早已惊动了万位神祇，降在周公府里，白日不见显出金身。这周公忽闻得一阵香风，便知是神圣到了，即喝去众人、使女等，又吩咐言：“这回只须用四个人去，就可以扛抬得起了！”说时迟，来时快，彭剪在大门上等得久了，心里发急，好不忧疑之际，一刻闻得一阵香风，扎鼻吹来，心中大喜道：“是这时候了！”忙用三根木杖望大门连打三下，高叫一声：“桃花女！”

未知果然破得周公之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困名疆阴阳斗智 识本来二圣还原

当时彭剪一闻香风一阵，即依桃花女吩咐之法，用三根木杖向大门连打三下，高叫一声“桃花女！”忙把右脚一起，踢了一下，“哗”把大门一开。

内边把桃花女的尸骸，刚刚被人抬起，出了房门。周公心中甚是喜欢，跟在后面催着：“快些抬去好入殓！”只因桃花女的灵魂被凶煞守住，不能入窍，今彭剪一敲大门，早惊了凶煞一退，桃花女的魂魄已得扑入尸骸，精神归了本位。一个翻身看着地下站起。六丁六甲神祇见仙子回阳，一阵亮光，早已回天复位而去。

只有众家丁、使女见桃花小姐登时起身，唬得大惊小怪，一齐东跑西奔，道：“不好了！”乱成一块。桃花女一睁杏眼，见周公就在那厢，心中着恼，道：“周乾！我与你并无杀父深仇，何忍下此毒手，是必要治死我？今日又如何奈我的？”周公闻言，又羞又恼，便挺手中天罡剑，来取桃花女。

这桃花女忙念勾煞反制的神咒，退后一步，两袖高扬，向周公一摔，长笑一声，凶煞便反扑周公，是出其不意，他纵有法力，也来不及，当此“哎哟

”一声，天罡剑抛在地下，咕咚一交，倒跌在地下，法名回煞。周公不知袖里的变化，被这回煞一冲，反伤了自己的性命。正是：惹火自烧身，害人先害己。

可叹世上人，多不想此理。

周公一刻扑倒于地，面紫唇青，口中已无一息之气了。合家众人无不着忙，妇女大小放声悲切，皆言：“公爷必被任桃花用邪法所伤，休要放走了！拿他到闻太师府中去！”

此时天香小姐因见父亲不准他讲情，哭得哀哀切切，回归自己房去了。桃花女听了众人之言，徐徐冷笑曰：“周乾害人不死，反自损命，是他自取之祸也！我在此处，看你们怎样拿法？”又说彭剪作完了事，飞奔进内，忽听得哭泣之声，心下大惊，三五步跑至内堂，只见众人乱纷纷的，不知嘈杂什么。只见桃花女站在那里冷笑，即忙上前呼唤：“恩妹今日人人喜得你不死……”，说话还未完，众人即便上前围住，说道：“公爷已被桃花女制治死了，还与他说什么闲话？”彭剪听了骇然，忙问道：“果是否？”众人指上首曰：“那面你看是否？”彭剪抬头一看，见周公身倒地中，去用手一抹，口中无气。便放声哭泣起来。众人解劝曰：“既死，不必哭了，还须出个主意！”彭剪止了哭，言道：“出什么主意？他前日要害人，今日又要害人，先把自己女儿害死，又得被害之人救活了，他又不知醒悟。今日轮到自己，还求那个？”只得翻身向桃花女，跪在他跟前呼：“恩妹，你今再发慈悲之心救活，众人感恩不浅！”桃花女忙把彭剪扶起，道：“兄长不必如此，众人竟要拿我去闻太师处。你们即请闻太师到来，我也不怕！”彭剪曰：“他们俱是愚人。恩妹看彭剪的薄面，搭救才好。”说罢，又要跪下去。众人也便一齐跪下，高叫：“任小姐，若肯救活公爷，我等感恩万代！”

桃花女一来被众人哀求不过，二来要显他手段，他便微笑道：“你们今不拿我么？且看彭哥哥金脸，我勉作也！”众人一齐叩头道：“请问小姐如何解救？”桃花女冷笑：“你去照方才的法作来，只叫一声：‘戒刀！’他就活转来了。”彭剪道：“为何不叫主人名字，叫起‘戒刀’来？”桃花女道：“此乃天机，你如何知道？你快去罢！你主活转来，方见我手段。”彭剪闻言不再问，依言关上大门，照前一样的作法，叫了一声“戒刀！”那周公的神魂醒悟，也向他的尸首来，一翻身坐在地上。看见了桃花女，正是仇人分外眼红，忙起身来，抢了天罡剑，便大喝一声：“阴人休走！你敢用回煞法伤于孤么？今若不诛你，誓不为人！”挺手中剑直取。有桃花女即向锦囊中取出了如意桃枝一把，玉手把宝剑架过，喝曰：“你周乾不思报活命之恩，敢恃强伤我？”周公又是一剑过来。桃花闪开把手中桃枝火速相迎，一阴一阳在大厅上动手。

彭剪见了，直叫声：“不好！”手中又无兵器，如何上前解劝？便奔报与天香小姐知道，把个天香小姐唬昏了，又忙飞跑到任家去报信去了。

单说周公与桃花女从大门斗到天井，见地方偏小，不能施展法力，便一齐驾上云，起在半空中，你来我往的酣斗。

任太公此时已到周家。天香小姐出来相见，把话说了一遍，不觉放声痛哭。俱仰面朝天观看。见他二人拥着彩云，在半空中苦争恶战，越斗越远，渐渐不见了。哭儿叫父之声振耳，他二人全然不顾。——到后来，任太公夫妻见女儿归了神位，见天香与女儿相貌一般，听得彭剪说他女儿甚是相得，任太公两老有怜惜之意，就教彭剪去说，认天香为女。这天香小姐见父亲成神，早年失母，无人依靠，听得任太公夫妻如此美意，又想桃花女之情，即日亲到任家拜见太公夫妻。他便留住天香小姐作伴。周公的家事，就是托交彭剪料理。此是后事。

且说周公、桃花女二人越斗越有精神，各施本领，弄得风吼雷鸣，早惊动了巡天御史，见他两个斗得很凶，已近北天门，忙去报与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帝用慧眼一看，已知其来脉。他即差龟、蛇二将前去，带他两个来见神。

龟、蛇二将领了法旨。各向云中把他二人拦住，大喝曰：“你们不必争斗！吾闻上帝敕令，召你们去谒金阙！如不遵旨，吾神便打你下云去！”两个听得上帝有旨来召，他们只得收了兵器，同龟，蛇二将来参谒上圣，倒身下跪。叩首毕，上帝便下玉旨曰：“你两个俱有根基道行，何故自相残害？周乾，你乃如意戒刀所化，在兜率官为看卦童子，不守清规，私自下凡，泄漏天机，反累了桃花女下凡。任桃花乃如意刀鞘也。你两个本性相同，不得另生他意！今乃汝等肉体飞空之期，每个赐金丹一粒。”命他们吞了，又言：“你今服了此丹，如先生异志者，此丹在腹内不消三刻，总是金刚不坏之体，也要化成脓血！”

说毕，一展七星旂将二人卷起，带至武当山中为将一周、桃二位元帅。把神光一迫，二位大帅各奔一边，左右手站立。上帝又用七星宝旂连展七展，望二位元帅一口先天正气吹去，二位元帅就收了神光，一齐肉体归位。

是晚，武当山的叶道士得了一梦：梦见二位元帅托他寄家书。及醒来上大殿一看，只见天将内又多二神元帅，神光迫人，金光灿灿。心中大惊，见各人足下俱有书一部，上件件写明。忙取了来，不敢开看。随即朝参了上帝与二位元帅金身，星夜下山，赶奔至朝歌城来。寻到周府，把书递与门上的人，并言梦见二位元帅的话，说了一遍。门上的人连忙入报与彭剪得知。彭剪接了来书，又少不免餐膳款待了道士。又与道士亲自同去，报知任太公夫妻及天香小姐说了。各人俱拆开看明，上边不过说知须要两姓合好的话，安慰之言。各各大

悦，又言他二人为神去矣，仍有此灵异不泯。

斯时便一同叶道士来至武当山进香，先谒叩上帝，后拜二位大帅。但细看二帅金容，与生时面貌无二。众人参拜了，又交出黄金百两与道士，以为奉祀二位元帅香油费用。然后回去，远近传扬，人人称异。当日又传扬至朝廷，文武百官无一个不来瞻仰，奉祀之诚，求应如响。后人看到此处，有诗为证。诗曰：其一：为人作事有天知，莫道前因有所欺。

善恶到来终有报，举头三尺是神祇。

其二：万事安排总在天，机关时尽枉图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存意当如学圣贤。

无药可医惟枉想，有钱难买是神仙。

刻薄世情今古叹，凭他作恶我心坚。